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
3 0112 108036754

$7.0

O
UNC

寫的。

我認爲，這裏一點也沒有什麼應生氣的。說您會因稿費的影響而變更合作的意思，誰也不能想及的。同時大家都知道，工人的『眞理』報一般是每行付兩個戈比，而且多半是一點稿費也不給的，用稿費來吸引人，一般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但是，爲了工人報紙底合作者得到一點兒什麼的，而經常的報酬總是有益無害的。現在的份數二萬到二萬五千份。也是開始想到付給合作者的勞動以報酬的定規的時候了。假如在報紙裏所有的工作者都開始得點工錢，又有什麼壞處呢？這樣的提議又有什麼可生氣的呢？

我相信，『眞理』報彼得堡編輯部的躭心完全沒有根據，它對您的提議，您不會不用同志的態度接受的吧。您或者直接給編輯部寫幾個字，或者寄給我吧。

『致A・M・高爾基信』節錄（一九一二），同上，第二十九卷，二九頁。

❀　　❀　　❀

假如我們漸漸地聯合一些小說家並且推一下『啓蒙』那才眞好哩！妙的很！讀者是新的，無產階級的，——我們把雜誌變成廉價的，——您把小說只發表民主主義的，沒有痛疼呻吟的，沒有叛徒氣的。我們把工人堅固地團結起來。而工人來的好。現在我們六個當選的議員在杜馬裏是這樣活躍地爲了杜馬以外的工作，簡直妙極了。

『致A·M·高爾基信』（註）摘錄（一九一三），同上，第十六卷，三二七頁。

❀　　❀　　❀

親愛的A·M·！日內我從彼得堡的『眞理』報編輯部收到一封信，在那裏面他們請我寫信給您說，他們將異常地高興假如您經常地和他們合作。『我們想給高爾基付每行二十五個戈比的稿費，又怕他生氣』——他們這樣給我

㊀ 在雜誌『星』上高爾基發表了許多作品。總稱爲『故事』（『星』第七期，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二一期，一九一一年五月七日，第二九期，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一期，一九一二年一月六日，第六期，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第十七期，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註）信中說的是布爾塞維克的雜誌『啓蒙』，高爾基同意參加工作。

亂起來。」

阿姆非特阿特洛夫的雜誌（他的『紅旗』做得很好，及時地死去了！）是一種政治的行動，政治的企業，在這裏面甚至沒有意識到，一般的『左稚病』對於政治是不夠的，在一九〇五年之後嚴肅地談政治而不說明對馬克思主義和對社會民主黨的態度是不成的，不可能，無意思。

寫的很不好。我的情緒頗憂鬱。

你的列寧

向瑪麗。費多洛夫娜致兄弟的敬禮

『致A・M・高爾基信』 同上，第十四卷，三七四——三七五頁。

※ ※ ※

您不寫一張五月的傳單嗎？或者一張帶這種五月的精神的？短短的，『提高精神的』， 啊？ 抖擻一下老年齡——記一記一九〇五年——畫幾個字出來，假如高興的時候。 在俄國有兩三個秘密的印刷所， 中央委員會會翻印的，大概能印幾萬份。最好有一個革命的宣言，和『星』裏面的故事一樣。非常非常的高興，您幫助『星』㊀。我們辦它，說不出的困難——內部的、外部的、財政的困難簡直講不完——但是我們暫時還是拖下去。

握手

列寧

『致A・M・高爾基信』節錄（一九一二），同上，第二十九卷，一九頁。

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服務。『俄國富源』有它的方針——民粹派的，民粹派——立憲民主派的，但總是方針，幾十年來保持着自己的路綫，爲人民底某些階層服務。『現代世界』有它的方針——常常是孟塞維克——民主立憲派的（現在傾向於黨的孟塞維主義一方面），但總是方針。雜誌而沒有方針——是誕妄的、不規則的 、恥辱的和有害的事。而由阿姆菲特阿特洛夫『特例的參加』可能有什麼樣的方針呢？並不是G ·羅巴丁能夠給予方針的，而假如說卡却洛夫斯基參加的說法是實在的（聽說在報紙上也載的有），那末這——是『方針』，但是從愚蠢的人們來的方針，社會革命黨的。

夏天我們和您談話的時候， 我告訴了您， 關於『懺悔』的事，我已經完全寫好了一個傷心的信，但是沒有寄出，因爲那時開始了和馬赫派的分裂，您答覆說：『可惜沒有寄出』。然後您又責備我，我沒有到加普利學校去，您說，開除馬赫派——召回派，在別的故事裏，也許使得您少着急些，少費力些。我記得這些談話，決定現在就在新聞底新鮮印象之下，給您寫信，不延遲也不等待什麼覆聞。

我想，政治的和經濟的厚的（大的）雜誌，有阿姆菲特阿特洛夫特例的參加，——是比馬赫派——召回派特別的小派別更壞得好多倍的東西。在這個小派別裏有過的壞的東西是，思想的潮流離開了和正離開着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黨，但是沒有說好和馬克思主義破裂，而只是弄錯

望，我們和您還不會要和敵人似的相遇見。

你的列寧

『給A·M·高爾基信』摘錄（一九〇九）

），同上，第十四卷，一八九頁。

＊　＊　＊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親愛的A·M·！幾天以前寫了信給您，寄去了『工人報』，並且問及我們夏天所談的和您答應寫信給我的關於雜誌的事怎樣了。

今天在『語言』上讀到了關於『現代人』的廣告，『由阿姆非特阿特洛夫最接近的和特例的（就是這樣登的——不通，但是更見得其吹噓和含意很多）參加』和您的經常的合作而出版的。

這是什麽？這是怎麽的？『大的月刊』雜誌，有『政治、科學、歷史、社會生活』各欄，——而這完完全全不是想要集中美術文學之最好的力量（作家等——譯者註）的彙刊。本來這樣的雜誌或則是應該有充分固定的、嚴肅的、經久的方針，或則是它必不可免地要出醜並且給自己的參加者丟醜的。『歐羅巴報導』有它的方針——不好的，薄稀稀的，沒有出息的，但總是方針，它爲一定的份子，資產階級某種階層服務，它也聯合某種一定的大學教授們、官僚們和自由主義者裏面的『規矩的』（正確些說，願意成爲規規矩矩的）所謂知識界。『俄羅斯思想』有它的方針——汚穢不潔的，但總是方針，它很好地爲反革命的自

諾傳運動底目的也是明顯的。資產階級的黨派想要高爾基從社會民主黨出去。資產階級的報紙滿肚子只想燃燒起社會民主黨內部的不和並用一種醜態形容它。

資產階級報紙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高爾基同志用他的偉大的藝術作品太結實地把自己和俄國及全世界底工人運動聯結起來了，對他們的答覆沒有別的，只有鄙視。

『資產階級報紙關於開除高爾基的廢話』
（一九〇九），同上，第十四卷，二一一頁。

⁂

…您以自己的藝術家底天才給予了俄國——不僅一個俄國——工人運動這樣鉅大的裨益，您還會給予這樣多的裨益，國外鬥爭個別事故所引起的一些不快之感，使您存在心裏，這是在任何情況中都不能允許的。有這樣的條件，當工人運動底生活不能免地產生着這種國外的鬥爭和分裂、吵鬧、和小組底爭鬥——這不是因為了工人運動的內部弱，或者社會民主黨內部錯誤，而是因為工人階級所從而鑄鍊自己政黨的成份是太複雜和口徑太不一樣了。假如根據某些表面的現象和各個個別的片段事實看來，無論怎樣是能鍛鍊出來的，能在俄國鍛鍊出來一個很好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能比有時從可痛罵的僑居國外情況的觀點看來更快些地鑄造出來，比想像的更正確些能鑄鍊出來的。這樣的人們，如米海意爾，就是保證。

緊握您和瑪麗·費多洛夫娜的手，因我現在有個希

們這時候，任何一個企圖，要想把託爾斯泰的學說理想化，辯護或是軟化他的『無抵抗主義』，他的向着『精神』的呼號，他的號召『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他的『良心論』和普遍的『愛』的教條，他的禁慾主義和無爲主義的說教等等，就會發生最直接的最深刻的害處。

『L・N・託爾斯泰和他的時代』（一九一一），同上，第十五卷，一〇〇——一〇三頁。

＊　＊　＊

已經好幾天了，資產階級的報紙，法國的『光明』報，『急進』報，德國的『柏林日報』和俄國的『俄羅斯底早晨』，『語言』，『俄羅斯的話』『新時代』玩味着一個最驚人的新聞：高爾基從社會民主黨開除了。（德國的）『前進』報已經對這謠言作了辯明。（俄國的）『無產階級』編輯部已經給幾個報紙送去了更正，但是資產階級的出版物不理，繼續大吹這個謠傳。

這個謠言底來源是明顯的：什麼一個糊塗速記家用耳朵底邊邊子聽到了由於召回主義及上帝建設論所引起的紛歧（——這問題已經一年多了一般公開地在黨內討論的，特別是在『無產者』報紙上——），天不怕地不怕地把消息的片段揑造一番，而憑這杜撰的『訪問』『好好地賺了一筆錢』，等等……

份，也像許多烏托邦系統一樣——都是有這種批判成份的。然而不要忘記了馬克思的深刻的說法，他說烏托邦社會主義裏的批判成份『同歷史發展立於相反的地位』㊀。那些『安排』新的俄國，以及將要免除現代的社會災禍的社會力量的活動，越是發展，越有確定的性質，那末，批判的烏託邦社會主義就越發快的『喪失一切實際上的意義和一切理論上的理由』。

四分之一的世紀以前，託爾斯泰學說裏的批判成份，還能夠在實際上有時候給民衆的某些階層一點利益，不管託爾斯泰主義的反動的和烏托邦的特點。最近，譬如說吧，最近的十年這就不能夠的了，因爲從八十年代到前世紀的末了，歷史的發展稍微前進了些。而我們現在，在上面所說的許多事變結束那『東方的』不動性之後，在這種時候，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之中那些自覺的反動思想——狹隘的階級意義，自私自利的階級意義的反動的『路標派』㊁思想得到了廣大的流行，——這些思想甚至於傳染了一部份所謂馬克思主義者，造成了『取消』派㊂，——在我

㊀見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產黨宣言』。

㊁『路標派』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一種雜誌所提倡的反動思想：主要的是後悔參加革命。

㊂『取消派』是當時社會民主黨之中的一派，主張取消革命前途，專幹合法運動的。

的剛剛安排下來，而且創造這個制度的社會力量直到一九〇五年才在廣泛的全國範圍之內，在非常之不同的各種舞台上的羣衆的公開的行動裏表現了自己。而跟着俄國一九〇五年的事變，就在那所謂『東方』的許多國家裏也來了相類似的事變，——託爾斯泰在一八六二年還引證了這東方的『不動性』的。一九〇五年是『東方不動性』結束的開始。正因爲這緣故，這一年是託爾斯泰主義的歷史的結束，這能夠並且應當產生託爾斯泰學說的整個時代的結束，——託爾斯泰的學說不是那個人的，不是那脾氣和特色，而是一種生活條件的觀念形態，在這種條件裏的確有幾千百萬和幾千百萬人生存過相當的時候的。

託爾斯泰學說無條件地是烏托邦的，而它的內容是反動的，這是反動這字眼的最準確的最深刻的意義。然而並不因此就說這種學說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因此就說這學說之中沒有那種批判的成份——可以作爲教育先進階級的寶貴的材料。

有社會主義，還有另外一種社會主義。在所有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國家裏都有一種社會主義，表現要來代替資產階級的那個階級的觀念形態；也有另外一種社會主義，適合於那些被資產階級所代替的階級的觀念形態。例如封建的社會主義就是這第二種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的性質，還是在六十年以前，馬克思在估量其他各種社會主義的時候就估量過的。㊀

再則，L. 託爾斯泰的烏托邦學說所有的批判的成

四，一八六二頁）。

『人類前進運動的總公律是沒有的，——託爾斯泰說，——像那些不動的東方民族就證明了給我們看。』

託爾斯泰主義的現實的歷史內容正是這東方制度，亞洲制度的觀念形態。因此，就有禁慾主義，就有不用強暴力量去抵抗惡的主義，就有深刻的觀念主義的音調，就有『一切都是無，一切物質的都是無』的主張（『論生活的意義』，二五頁），就有對於『精神』，對於『一切的原則』的信仰，——人不過是這個原則的『工作者』，『派來做拯救自己心靈的事業的，』等等。託爾斯泰在『克萊遂爾曲』裏也是忠實於這種觀念形態的，他說：『婦女的解放不在學校裏，不在議會裏，而在臥室裏』，他在那篇一八六二年的文章裏也說大學不過造成一些『發氣的病態的自由主義派』，那是『無目的地脫離了以前的環境的』，『在生活之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等類的話。

悲觀主義、無政府主義，向着『精神』的呼號是這種時代所不可避免地要發現的觀念形態，這時候整個舊制度『翻了一個身』，而羣衆是在這制度之中教育出來的，他們在吃母親的奶的時候就吸進了這制度的原則、習慣、傳統、信仰，他們看不見，也不能夠看見『安排着』，有什麼社會力量能夠免除這『拆散』時代所有的無數的特別厲害的災禍。

一八六二——一九〇四年的時期正是俄國這種拆散時代，這時候舊的無可恢復地在大家的眼前崩潰下來，而新

國，從全部社會政治活動的最近任務的觀點看來，卽使不是『唯一重要的』也一定是最重要的問題，正是這個制以，資產階級制度要『怎樣形成起來』，這制度在『英國』、德國、美國、法國等等顯示了很複雜的不同的形式。然而對於託爾斯泰，這樣確定地、歷史地具體的提出問題來，是完全不對勁的。他的判斷是抽象的，他只有『永久的』道德原則，永久的宗教眞理的觀點，不知道這種觀點不過是陳舊的（已經翻了個身的）制度，農奴制度，東方各民族生活制度的觀念形態上的反映。

在『柳琛』裏（一八五七年寫的），L。託爾斯泰說：承認『文明』是幸福，那簡直是『想像出來的智識』，這種智識會『消滅』人的天性之中對於『善』的本能的最幸福的原始的需要。

『我們有一個，只有一個無罪過的指導者，——託爾斯泰叫喊着，——這就是滲透着我們的全世界的精神』（『託氏集』卷二，一二五頁）。

在『我們時代的奴隸制度』裏（一九〇〇年寫的），託爾斯泰更熱心的重複着向着全世界的精神的呼號，他宣佈政治經濟學是『假科學』，因爲這政治經濟學把『那個例外情形的小小的英國』當做『標本』，——而不把『全世界一切歷史時代的人的情形』當做標本。這所謂『全世界』是什麼，他那篇『進步和教育定義』（一八六二年）會告訴我們。託爾斯泰引證了『整個的所謂東方』來打擊那些『歷史家的觀點，彷彿進步是全人類的總律』（卷

在什麼地方。

『……關於年成、僱工等等的談話，列文以前也是知道的，向來認爲是一種很卑賤的事情……現在對於列文，這却是一些重要的事情了。』『「這在農奴制度之下也許是不重要的。在這兩邊，條件的本身是確定的；而在我們現在，一切這些都翻了兩個身而剛剛在安排下來，那就這些條件怎麼樣形成的問題是俄國最重要的問題了」，——列文這麼想』（『託爾斯泰文集』卷十，一三七頁）。

『我們現在，一切這些都翻了個身而剛剛在安排下來』，——很難想出關於一八六一——一九〇五年時期的更準確的說明了。那『翻了個身的』是大家所知道的，至少是每一個俄國人所熟悉的。這就是——農奴制度以及和它適合的整個『舊秩序』。那『剛剛安排下來的』却是完全不熟悉的、外來的、是最廣泛的羣衆所不了解的。對於託爾斯泰，這個『剛剛安排下來的』資產階級制度，描寫得糢糢糊糊，像一個嚇人的東西——英國。正是嚇人的東西，因爲託爾斯泰是所謂原則上否定一切種種弄明白這『英國』式社會制度的基本特點，這制度和資本的統治金錢的作用，交易的發現，發展之間的聯系的企圖。他像民粹派似的，不願意看見，他閉起眼睛來，他逃避那種思想，不肯說在俄國所『安排下來的』並非什麼別的，正是資產階級的制度。

這是對的：對於一八六一——一九〇五年時期的俄

』的人妨礙着這一前進的運動。這是願意利用託爾斯泰教義之違反革命的方面的自由主義者們故意散佈的謊言。有些過去的社會民主派人跟着自由主義者之後也重複着這種謊言，說託爾斯泰是『生活的導師』。

俄國人民只有在懂得，不應該向託爾斯泰學習獲得較好的生活，而應向爲託爾斯泰所沒有瞭解其意義的，唯一能摧毀託爾斯泰所憎恨的舊世界的階級——無產階級去學習，只有在這時候乃能得到解放。

『託爾斯太和無產階級的鬥爭』（一九一〇年），同上，第十四卷，四〇七——四〇八頁。

❀ ❀ ❀

L·託爾斯泰所屬的時代，他的天才的藝術作品和他的學說裏所非常之奪目的反映着的時代，是一八六一年㊀之後到一九〇五年之前的時代。固然，託爾斯泰的文學活動的開始來得早些，而結束也比這時期的結束來得晚些，然而託爾斯泰這個藝術家和思想家的形成却正在這一個時期裏，這時期的過渡性質就產生了託爾斯泰的作品和『託爾斯泰主義』的一切特點。

L·託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裏，借着K·列文的嘴，非常之明顯的表現了這半世紀中俄國歷史的轉移

㊀ 關於『一八六一年』——參看『託爾斯泰像一面俄國革命的鏡子』的註一。

用異常精細的描寫，暴露了現代社會所藉以維持的一切制度之內部的虛僞：教堂，法庭，軍國主義，『合法的』婚姻，資產階級的科學。但是他的教義却與現代制度底掘墓人，無產階級底生活和鬥爭是完全矛盾的。究竟在託爾斯泰的宣教裏反映了誰的觀點呢？俄國人民無數百萬的羣衆借他的嘴說了話，這些羣衆已經憎恨現代生活底主人們，但是還沒有走到覺悟的、徹底的、和他們作不調和的鬥爭。

歷史和俄國大革命證明了，羣衆正是這樣的，他們是介乎覺悟的、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和舊制度之堅決的擁護者之間的。這個羣衆——主要地是農民，——在革命中表現了，他對於舊的是如何深地痛恨，對於現代制度之重担子是如何切身地感觸着，從那些下面解放出來以及找到較好的生活，這種自發的傾求是如何地偉大。

同時這個羣衆在革命中表現了，在憎恨裏他不夠覺悟，在鬥爭裏不徹底，在尋找好的生活中爲狹隘的範圍所限制。

偉大的人民的海，激怒到了深底的，含着自己的一切弱點和自己的一切強的方面反映在託爾斯泰底教義裏。

研究着列甯·託爾斯泰底藝術的作品，俄國工人階級能認識自己的敵人，而分析着託爾斯泰底教義，全俄羅斯人民應該懂得，沒有使他把自己解放的事業進行到底的他本身的弱點在那裏。應該懂得這個，爲着往前行進。

所有宣告託爾斯泰爲『公同的良心』，『生活的導師

來的那些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底具體的問題嗎？這難道不是把託爾斯泰底成見的表現，而非他的理智，把屬於他的過去，而非將來，他對政治的否認和道德自修的宣傳，而非他反對一切階級的統治的猛烈的抗議擺在第一位嗎？

託爾斯泰死了，革命前的俄國也就走到已往去了，它的弱點和無力在天才的藝術家底哲學裏表現了，作品裏描繪了。但是在他的遺產裏有一種沒有到已往去的，而是屬於未來的。俄國的無產階級拿取這個遺產並且研究這個遺產。他要向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的人們解釋託爾斯泰對國家、教堂、私有土地制的批評底意義——不是爲了羣衆局限於對神的生活之自己修鍊和嘆息，而是爲了他們站起來給沙皇君主政體和地主佔有土地制度以新的打擊，這種政體和制度在一九〇五年只是輕輕地被挫傷了一下，而它們是應該消滅的。他要向羣衆解釋託爾斯泰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不是爲了使羣衆限於對資本和金錢勢力咒駡而已，而是爲了使他們學會着憑倚自己生活的每一步驟和自己對資本主義之技術的和社會的征服的鬥爭，學會着團結成爲一個社會主義戰士的一致的百萬人的軍隊，這些戰士們能推翻資本主義，建立新的、沒有人民窮困、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

『L・N・託爾斯太』（一九一〇年）。
同上，第十四卷，四〇〇——四〇三頁。

※　※　※

託爾斯泰懷抱着鉅大的力量和誠意打擊了統治階級，

民懲辦那些穿法衣的官吏們，信基督的憲兵們以及那些支持蹂躪猶太人及沙皇匪帮黑色百人團別的勞績的黑暗的審判官們的時候，會賠償他的。

你們看一看自由主義派的報紙對託爾斯泰的估價吧。他們製造出來一些空洞的，官辦自由主義的，陳腐的大學教授的詞句說什麽『文明人類底聲音』，什麽『世界一致的回響』，『眞、善的理想』等等，而為了這些東西却是託爾斯泰所以鞭打——鞭打得公平——資產階級的科學的。他們不能夠爽直、明白地說出他們對於託爾斯泰對國家，對教堂，對土地私有制，對資本主義的觀點底估價，——不是因為文字的檢查妨礙他們，相反，文字檢查處帮助解救他們的困難！——而是因為託爾斯泰底每種批評都是打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耳光；——因為由託爾斯泰對我們時代最病痛的，最可咒駡的問題之大胆的，公開的，無情地峻嚴的提出，對我們的自由主義的（和自由主義—民粹派的）論說那種老一套的辭句，陳腐的遁辭，謙遜的，『文明的』虛偽，是打他們的臉的。自由派盡量贊成託爾斯泰，盡量反對宗教總會——而同時，他們贊成…路標派，認為和他們『可以辯論』，但是和他們『應該』永久住在一個黨內，『應該』和他們一道在文學上和政治上工作。而安多尼•沃冷斯基和路標派的人擁抱接吻。

自由派提到第一位的是，託爾斯泰——是『偉大的良心』。這難道不是『新時代』以及類似它的一些刊物重複着幾千個調子的空話嗎？這難道不是避開託爾斯泰所提出

了幻想的、散漫的、無力的嘆息。對資本主義和它所加之於羣衆的災禍的告發，混合着對國際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所進行的全世界解放鬥爭取完全冷淡的態度。

託爾斯泰觀點的矛盾——不僅是他個人思想的矛盾，而是那決定改良時代、但還不是革命前的俄國社會各種階級和各個階層底心理之複雜的 、 矛盾的條件，社會的影響，歷史的遺傳底高度的反映。

因此對託爾斯泰正確的估價只有站在這樣一個階級的觀點上才有可能，這個階級以自己的政治的作用和自己的鬥爭在這些矛盾的結局的時候，在革命的時候，證實了他在爲人民自由及爲羣衆從剝削下面解放出來的鬥爭中作爲領袖的使命，——證實了他對民主之無限的忠誠與他和資產階級的（和農民的也在內）民主之狹隘性及不澈底性作鬥爭的能力，——只有從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底觀點才有可能。

你們看一看政府的報紙上對託爾斯泰的估價吧。他們流着鱷魚的眼淚，叫人相信他們對『偉大作家』的敬仰，而同時保護着『最神聖的』宗教總會（Sinod）㊀。而最神聖的神父們剛才做了最卑鄙的事，派一些牧師到死人那裏去，爲的是騙人民說，託爾斯泰『懺悔了』。最神聖的宗教總會把託爾斯泰從教堂除名了。這更好。這個功績在人

㊀ Sinod —— 俄國十八 ——十九世紀教堂的上級會議，爲代替宗長的組織。

一樣厚的憎惡和仇恨。他的剛直的否認土地私有財產，是表達着在這樣一個歷史的時候——當舊的中世紀式的土地佔有制，地主的和官辦『制與的』完全成了國家向前發展之不可再忍了的障礙以及這個舊的土地佔有制必不能免會急劇地、不留情地破壞下來——農民羣衆底心理。他的充滿了最深的情感和最熱烈的忿怒對資本主義之繼續不斷的告發，是傳達着宗法家長制下的農民底全付恐懼心，在農民前面出現了一個新的，看不見的，想不通的敵人，他從什麼城市裏來的，從什麼外國來的，破壞農村生活的一切『基礎』，帶來空前的破產、貧困、餓死、粗野、賣淫、梅毒——『初期積纍時代』的一切災難，拿到俄國地方來，由古朋先生想出來最新的掠奪手段，這些災難與不幸更百倍地尖銳起來了。

可是激烈的抗議者，熱情的告發人，偉大的批評家，同時，在自己的作品裏暴露了他這樣不瞭解危機底原因和從這加諸俄國的危機找出路的辦法，這只符合於宗法社會的，天眞的農民，而不適宜於一個有歐洲式修養的作家。他和農奴的及警察的國家，和君主政體的鬥爭變爲否認政治，引到『不抵抗惡害』的學說，以致於完全站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羣衆革命鬥爭之外。和官辦的教堂鬥爭，却混合着新的，洗鍊了的宗教，卽是對被壓迫的羣衆作新的，洗鍊了的，精製的毒藥的宣傳。對於土地私有制的否認，沒有引到集中所有的力量和眞正的敵人，和地主佔有土地制以及它的政治工具，卽君主政體作鬥爭，而引入

地主和資本家壓迫之後，為自己建立起人的生活條件的時候，永遠是會被尊重的，會讚的，——他以非常的力量傳達出來了被現代秩序體制所壓迫的廣大羣衆底情緒，描繪了他們的情況，表現了他們反抗與憤怒的原始的感情。主要地屬於一八六一——一九〇〇年這一時代，託爾斯泰——又是藝術家，又是思想家和說教者——在自己的作品裏可驚奇地凸出地肉化了整個第一次俄國革命底歷史的特殊之點，革命底力量和弱點。

我們的革命底主要特性之一在於，這是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發展很高和在俄國比較地高的時代的農民的資產階級的革命。這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因為它的直接的任務是推翻沙皇專制，沙皇君主政治和破壞地主的土地佔有制度，而不是推翻資產階級底統治。特別是農民沒有覺悟到後一個任務，沒有覺悟到它與比較近些的以及鬥爭底直接任務的區別。這是農民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因為客觀的條件將關於根本改變農民生活條件的問題，關於破壞舊的中世紀式的土地所有制，關於給資本主義『淨餘土地』的問題提到了第一位，客觀的條件將農民羣衆提到多多少少是獨立的歷史的行動底舞台上來。

在託爾斯泰底作品裏反映了正是農民羣衆運動底力量和弱點，有力和狹隘處。他對國家和警察官辦的教堂的熱情的，激烈的，常常是無力地——嚴峻的抗議傳達着原始的農民的民主底情緒，在那裏面多世紀以來的農奴法，官僚的專橫和掠奪，教堂的狡猾，欺騙和詐僞，推積了像山

有的。現代的工業無產階級不屬於這類的階級。

『L・N・託爾斯泰和現代工人運動』（一九一〇），同上，第十四卷，四〇四——四〇六頁。

＊　＊　＊

列甫・託爾斯泰死去了。他的作爲藝術家底世界的意義，他的作爲思想家和傳教者底世界的聲名，二者都特殊地反映着俄國革命底世界的意義。

L・N・託爾斯泰作爲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出現，還在農奴法時代。在他的半個世紀多的文學活動時期內所著的許多天才的作品裏，他主要地描繪了老舊的，革命前的俄國，就在一八六一年之後仍然是半農奴制的，農村的俄國，地主和農民底俄國。描寫俄國歷史生活的這一段落，託爾斯泰在自己的著作裏提出了這麽多的偉大的問題，提到這樣高的藝術的力量，使他的作品佔了世界美術文學底首席之一。在被農奴主壓迫的國家之一的革命底準備時代，由於託爾斯泰天才的照耀，作爲全人類底藝術的發展向前一步而出現了。

藝術家託爾斯泰，甚至在俄國只有非常少數的人知道他。爲了使他的偉大的作品眞正爲一切人所有，需要鬥爭和反對那判譴百萬千萬人於黑暗、愚蠢，牛馬的勞動和貧窮中的社會制度的鬥爭，需要社會主義的革命。

託爾斯泰不僅給了藝術的作品，這些作品在羣衆推翻

和它的歷史意義在於這種批評，具有唯天才的藝術家所特有的力量，說明着上面所述時代的俄國，即正是農村的、農民的俄國裏廣大人民羣衆底觀點之破碎。因爲託爾斯泰對現代制度的批評和現代工人運動底代表們對這個制度的批評之不同處，就正是，託爾斯泰站在宗法——族長的，天眞老實的農民底觀點上，託爾斯泰把農民底心理轉運到自己的批評，自己的教義裏來。託爾斯泰底批評之所以有這樣大的感動的力量，這樣熱烈、富說服力、新鮮、誠懇、大胆地有志於『尋根究底』找到羣衆貧窮之眞正的原因，因爲這一批評眞正反映着成百萬農民底觀點之轉變，這些農民剛才從農奴制裏出來得到了自由，而看見了，這種自由却是破產、餓死，在城市的『狡滑人們』中間過欠債的生活等等。託爾斯泰如此眞確地反映着他們的情緒，因而自己在他的教義裏加入了他們的天眞，他們對於政治的棄絕，他們的神祕主義，脫離世界的願望，『不抵抗邪惡』，對資本主義和『金錢勢力』之無力的咒駡。成百萬農民底抗議和他們的絕望——這就是溶注在託爾斯泰教義裏的東西。

現代工人運動底代表們認爲，抗議是有所反抗的，但是沒有什麼絕望的。絕望（灰心），是滅亡的階級所特有的，而僱傭的工人階級必不能免地會在所有的資本主義社會裏，俄國也在內，生長起來，發展起來，鞏固起來。絕望是不懂得惡的來源，看不見出路，不能鬥爭的人們所具

上，都看得出。

這個古老的宗法制度的俄國在一八六一年後很快地在世界資本主義底影響下破壞起來了。農民飢餓、死亡、破產了，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他們拋棄了土地，跑到城市裏去了。由於破產的農民底『廉價的勞動』加緊地修築了鐵路、工廠和作坊 。 在俄國發展了鉅大的財政資本，鉅大的商業和工業。

於是乎舊俄底一切老的『基礎』之迅速的、艱難的、尖銳的破壞就反映在作家——託爾斯泰底創作裏，在思想家——託爾斯泰底見解裏。

託爾斯泰很好地知道農村的俄國 ， 地主和農民底生活。他在自己的藝術作品裏給了這個生活底一些這樣的形象，它們是屬於世界文學之最優秀的作品。農村的俄國一切『舊基礎』之尖銳的破壞，銳利了他的注意，加深了他對於他周圍的事變的興趣，使他的整個世界觀起了轉變。從出身及所受的教育來說，託爾斯泰屬於俄國高等地主的顯貴，——他和這個圈子底一切習慣的觀點分裂了，在自己的晚年的創作裏，他熱烈地批評所有現代的國家的、教堂的、社會的、經濟的體制，這種體制是建築在奴役羣衆，羣衆的貧困，農民及一般小產業的破產，從上到下灌注於整個現代生活的暴力和虛僞的基礎之上的。

託爾斯泰底批評不是新的。在他之前許久以來，站在勞動者方面的人們在俄國和歐洲文學裏所說過了的，託爾斯泰沒有新添加了些什麼。但是託爾斯泰自己特殊的批評

品，將他加入到全世界偉大作家們之列，——這思想家用鉅大的力量，確信，誠心提出了許多關繫於現代政治的和社會的制度之根本性質的問題。總括起來，這個態度表示在報上登載的第三屆杜馬工人議員發出的電報裏。

L．託爾斯泰在農奴法制存在時開始了自己的文學的活動，但已在它（農奴法）明顯地過着最後殘喘的時候。託爾斯泰主要的活動正碰在俄羅斯歷史底那個時代，即在歷史底兩個轉變點的中間，在一八六一年和一九〇五年的中間。在這時代裏農奴法制底遺跡，它的直接的殘餘透過了國內一切經濟產業的（特別是鄉村的）和一切政治的生活。而同時正是這個時代，是從下努力增長及從上培植資本主義的時代。

農奴法制的殘餘表現在那裏呢？最多的和最明顯的在於，俄國主要是農業國，這時候耕作事業在破產的、貧窮的農人手裏，他們在舊的農奴制上分得的，在一八六一年對地主有利而分割讓出來的土地上經營着舊式的，原始的產業。但是，在另一方面，耕作事業在地主手裏，他們在中央俄羅斯耕地，用農民的勞動，農民的犂鋤，農民的馬，農民用這些方法報酬那『分割得來的土地』，刈草地，灌溉等等。其實，這——是產業之舊的農奴法制度。俄國的政治生活在這時候也是貫透着農奴制度的。這，從在一九〇五年趨於變革之初期的開端以前的國家結構上，從貴族—地主對國事操權的影響上，從官吏（他們主要地，——特別是高級的，——出身於貴族—地主）底有全權

這是第一次革命戰鬥失敗的極嚴重的原因。

平常說，打敗了的軍隊一定會好好的學習。自然革命階級和軍隊的比較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意義裏，才是正確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每一點鐘都在引起那些條件的變化和劇烈，這些條件推動着幾千百萬的農民去實行革命民主主義的鬥爭，而使他們團結在一起的是對於地主農奴主以及這些地主農奴主的政府的憎恨。在農民自己的內部，交易、市場的統治和金錢的勢力都在生長，這就越來越厲害的排斥着宗法社會的古董和宗法社會的哲學思想。然而在羣衆的革命鬥爭之中，革命爲幾年和初期的失敗卻得到了一種成績，這是沒有疑問的：——這就是羣衆以前的散漫和衰弱受着了致命的打擊。劃分的界綫更清楚了。各個階級和政黨分辨出來了。在斯託柳賓的教訓的鎚子之下，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不斷的堅決的鼓動之下，不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就是農民的民主主義羣衆，也要不可避免地摊出更有鍛鍊的戰士，再不致於陷落到我們託爾斯泰主義底歷史罪惡裏去的戰士。

『列甯・託爾斯泰像一面俄國革命底鏡子』(一九〇八)，同上，第十二卷，三三一——三三五頁。

❀ ❀ ❀

俄國的工人們差不多在俄國所有的大城市裏已經對L・N・託爾斯泰之死有了回響，這樣或那樣表示了對這位作家——思想家的態度，這作家給了許多優秀的藝術作

面，有一種意見，彷彿是兵士暴動失敗的原因在於沒有軍官方面的指導者，這是再錯誤也沒有的了。正相反，從『民意黨』㊀時期以來的革命的巨大進步，恰好在於拿起武器來反對『灰色畜牲』的長官，他們的獨立性把自由主義的地主和自由主義的軍官嚇壞了。兵士充滿着對於農民事業的同情；他們只要一提起土地，眼睛都發亮了。有好幾次政權落到了兵士羣衆手裏——然而差不多沒有一次堅決的運用過這種政權；兵士猶豫了；過一兩天，有時候只過幾點鐘，他們殺了一個什麼痛恨的長官之後，就把其餘被捕的都放了出來，同政府開始談判，然後，站好了給人槍斃，躺下去給人鞭打，重新鑽到車轅底下去，——完全遵照着列甫．尼古拉耶維支．託爾斯泰的精神！

託爾斯泰反映着那痛心的憎恨，那對於『更好的』成熟的願望，要想避開『過去』的志願，——也反映着幻想性，政治上無訓練，革命上軟弱的不成熟處。歷史經濟的條件，可以說明羣衆鬥爭發生的必然，也可以說明他們對於鬥爭的沒有準備，以及託爾斯泰式的對於惡的無抵抗，

㊀『民意派』(Narodnaya wolia)是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俄國革命黨，主要是暗殺的政黨，中國二十多年前所傳聞的『虛無黨』就是他們，約在十九世紀的七八十年代。

的擁護者。大部份農民，却只不過號哭過，禱告過，幻想過，陳述過理由，寫過請求書，派出過『呈請代表』——完全照着列甫•尼古拉耶維支•托爾斯太的精神！這就永久是那麼樣的了：托爾斯泰式的離開政治，托爾斯泰式的避免政治，對於政治的無興趣和不了解，使得只有少數跟着覺悟的革命的無產階級走，而大多數變成那些無原則的無恥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俘虜，那些知識份子就是所謂立憲民主黨，他們，從勞動派㊀的會議上跑到斯託柳賓㊁的門房裏去哀求、討價、講和，在丘八的靴尖把他們踢出來以前，是答應了講和的。托爾斯泰的觀念——是我們農民暴動的弱點和缺點的鏡子，是宗法社會的鄉村的軟弱和『管家務的鄉下人』底懦怯的反映。

拿1905——1906年的兵士暴動來說吧。我們革命裏的這些戰士的社會成份 是在農民和無 產階級之間的。無產階級是少數；因此，軍隊裏的運動沒有表現那種近乎全俄的團結性，那麼黨派性的覺悟，像無產階級所表現的那樣，——無產階級是簡直在一揮手之間就成了社會民主主義的，軍隊裏的運動却連一點相近的情形也沒有。別方

㊀ 『勞動派』是一九〇五年後俄國國會議員之中的一個派別，大半是農民的代表，而多少帶有所謂俄國社會主義——民粹主義的色彩的。

㊁ 斯託柳賓是一九〇五年後的俄國內閣總理，他實行培植富農分化農民的政策，是個厲害的反動政治家。

方面，幾百年農奴制度的壓迫，幾十年維新之後的㊀加緊破產，積聚了無限的憎恨、怨毒和拚命的決心。想要澈底掃除官辦的教會，地主，以及地主的政府，消滅一切土地佔有的舊方式和舊秩序，肅清這種想望，像一條鮮明的線索似的，貫穿着我們革命之中農民的每一個步驟；沒有疑問的，託爾斯泰著作的思想內容比較的適合於這種農民的想望，比那些有時估量他的觀點『系統』是抽象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說法，要適合得多。

別方面，農民雖然想要新的共同生活方式，然而關於許多問題却是很不自覺的，很宗法社會的，很獃呆的態度：這共同生活應當是怎樣的呢，應當用怎樣的鬥爭去爭取自由呢，在這鬥爭裏他們應當有怎樣的指導者呢，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層對於農民革命的態度是怎樣的呢，爲什麼爲着消滅地主私有土地的制度就必須用強暴力量去推翻俄皇的政權呢。農民過去生活的全部教會了他憎恨老爺和官吏，然而沒有教會他，也不會教會他：到什麼地方去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的革命之中，小部份農民的確鬥爭過，總算爲着這個目的組織過，而很少一部份，手裏拿起武器來消滅自己的仇敵，消滅俄皇的奴才和地主

㊀ 俄國皇帝亞歷山大第二在一八六一年頒佈所謂農奴解放的命令——要農民在四十九年之中攤還地價，而只給以有名無實的自由，而農民的田地還被割掉了許多歸還地主——這在歷史上叫做『維新』（Reform）。

動和它在爲着社會主義的鬥爭裏的作用，也不能夠了解俄國革命，這自然是明明白白的。然而託爾斯泰的學說和觀點裏的矛盾並非偶然的，這表現着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中俄國生活所處的矛盾條件。宗法社會的鄉村，昨天剛剛從農奴制度底下解放出來，現在簡直送給了資本和官僚去冲洗，去掠奪。農民經濟和農民生活的舊制度，那些的確維持了幾百年的舊制度，非常之快地在崩潰着。對於託爾斯泰觀點裏的矛盾的估量，不但要從現代工人運動和現代社會主義的觀點出發（這種估量當然是必要的，但是不夠的），而要從那個對於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的抗議出發，要從反對羣衆的破產和喪失土地的抗議出發，這資本主義正應當從宗法社會的俄國鄉村裏產生出來。託爾斯泰作爲一個預言家，發現了挽救人類的新藥方的，那是很可笑的，——因此，外國的和俄國的『託爾斯泰派』是非常之微小的，他們恰好願意把他學說的最弱的一方面變成信條。託爾斯泰的偉大，是在於他表現着俄國幾千百萬的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到來的時期所形成的那些思想和情緒。託爾斯泰是本色的，因爲他的觀點的總和，整個的說來是有害的，恰好表現我們革命是農民資產階級革命的特點。從這個觀點來看，託爾斯泰觀點裏的矛盾——的確是我們革命之中農民的歷史行動所處的矛盾條件的鏡子。一

㊀這是聶克拉沙夫的一篇詩『在俄羅斯誰生活得好』裏的句子。

托爾斯泰的作品、觀點、學說、學派裏的矛盾，的確是擺明擺白的。一方面，這天才的藝術家不但給了無比的俄國生活的圖畫，而且是世界文學裏的第一等作品。別方面——這是在基督裏面癡化了的地主。一方面——是非常之有力的、直接而眞誠的對於社會謊騙和作僞的抗議，別方面——却是『托爾斯泰派』，卽是扯碎了衣服的，歇斯特里的哼哼唧唧的人、所謂俄國的知識份子，他當着大家捶着自己的胸脯說：

『我是壞透了，醜齪極了，然而我在實行着道德上的自我完成，我再也不吃肉了，現在只吃米粉糰子。』

一方面——沒有寬恕地批評資本主義的剝削，暴露政府的強暴，法庭和國家管理機關的滑稽，發見財富的增多和文明的勝利與工人羣衆的貧窮、野蠻、苦痛的增加之間的全部深刻的矛盾；別方面——癡呆的宣傳『對於惡的無抵抗』，對於強暴的無抵抗。一方面，最淸醒的現實主義，揭穿一切種種的假面具；別方面，宣傳世界上所有一切混蛋東西之中最混蛋的一種：就是宗教，要想在官派神甫的位置上安放一種道德見解的神甫，這就是最精細的，因此也就是最惡劣的神甫主義。的確：

你又是窮困的，你又是豐富的，
你又是強壯的，你又是無力的，
——俄羅斯媽媽呀！㊀

托爾斯泰在這種矛盾裏面，絕對地不能夠了解工人運

變的過程對他們所提出來的眞正歷史任務。如果在我們面前的，的確是個偉大的藝術家，那末，他至少應當在自己的作品裏反映革命的某些重要方面。

俄國的合法的刊物，充滿着關於託爾斯泰八十歲壽辰的文章、書信、雜記，可是，最不關心從俄國革命性質和動力的觀點上去分析他的作品。這種刊物的全部充滿着虛僞，兩種樣子的虛僞：官場的和自由派的，簡直叫人惡心。第一，是那些被收買的文人的粗魯的虛僞，他們昨天還奉命譭謗L．託爾斯泰，而今天——在託爾斯泰身上來尋找愛國主義了，竭力想在歐洲面前顧全自己的體面。至於這些文人受了金錢來寫文章，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們不能夠欺騙任何人。自由派的虛僞却要精細得多，因此，也就有害得多，危險得多。聽一聽『言辭』報裏的立憲民主黨的吹打手吧，——他們對於託爾斯泰的同情是最充分的，最熱烈的。其實，關於『偉大的求神主義者』的那篇朗誦的宣言，那些花言巧語的空談，只不過是完全的作僞，因爲俄國的自由派，旣不相信託爾斯泰的神，也不同情他對於現存制度的批評。自由派假借這享有極大的名望的姓名，是爲的要積聚自己的政治資本，爲的要扮演全民反對派的脚色，他們竭力用一些空談的響聲和吵鬧，來掩蓋住直接和淸楚的回答一個問題的需要：這問題就是——『託爾斯泰主義』底擺明擺白的矛盾究竟是什麽所引起來的，這些矛盾表現着我們革命的什麽缺點和弱點？

岑這樣號召他們的。但是這還不是暴風雨本身。

暴風雨，這——是羣衆自己底運動。無產階級，唯一的革命到底的階級，站在他們的前頭，第一次舉起了百萬農民走上公開的、革命的鬥爭。第一次的暴風雨底襲擊是在一九〇五年。下一次的（襲擊）我們親眼看見它開始生長起來。

敬祭赫爾岑，無產階級從他的模範學習着革命理論底偉大的意義；學習着懂得，對革命之無限的忠誠和對人民所作的革命的說教，甚至在播種與收穫相隔幾十年的時候，也不會白費、喪失的；——學習着判定在俄國和國際革命中各個階級底作用。被這些教訓豐富了的無產階級會打開一條路來，到和全世界各國社會主義的工人們結自由的聯盟，壓碎那隻害虫，沙皇君主政體，爲了反對它，赫爾岑第一個用自由的俄羅斯的語言（言論）來對羣衆說話的方法，舉起了鬥爭底偉大的旗幟。

『紀念赫爾岑』（一九一二），同上，第十五卷，四六四——四六九頁。

※ ※ ※

這偉大的藝術家的姓名和他所顯然沒有了解的革命，他所顯然避開的革命，放在一起，在第一眼看來，可以顯得奇怪而勉強的。豈不是不能夠把那明明白白沒有正確反映現象的東西，叫做鏡子嗎？然而我們的革命——是非常複雜的現象：在這革命的直接實行者和參加者之中，有許多社會成份，他們也顯然沒有了解經過的事情，也避開事

你，在伯自德納打死了的少年底父親，你，在彭澤打死了的父親底兒子…你的牧人——和你一樣無知，和你一樣貧窮…為了你而受了苦難的在卡藏的修道者安東尼(不是主教安東尼，而是別自德納的安東)就是這樣的人…你的祭司長底晃身不會做出四十八種奇蹟來的，對他們祈禱，醫治不好牙痛；但是關於他們的活生生的紀念可以完成一個奇蹟——你的解放。』

從這裏可以看出，我們的自由派，誇大赫爾岑底弱點而隱蔽他的強處，在奴隸的『公開合法的』刊物上是怎樣卑鄙而下流地譭謗赫爾岑的。不是赫爾岑底錯誤，而是他的不幸，他沒有能看到四十年代俄國本國的革命人民。當他在六十年代看見了他——他就大胆地站在革命的民主主義底一方面，反對自由主義。他為了人民戰勝沙皇主義而鬥爭，而不是為了自由派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沙皇分利的妥協。他舉起了革命底旗幟。

敬祭赫爾岑，我們明顯地看見三代，在俄國革命中活動的三個階級。開始——貴族和地主，十二月黨人和赫爾岑。這些革命者底圈子是窄狹的。他們離開人民非常之遠。但是他們的事業沒有丟掉。十二月黨人喚醒了赫爾岑。赫爾岑展開了革命的鼓動。

它(革命的鼓動——譯者註)由革命者——拉自諾臣次們，始於車爾內舍夫斯基，終於『民意』派英雄們，所抓住、擴大、鞏固、鍛鍊了。戰士們的圈子寬了些，和人民的聯系近了些。『未來暴風雨底青年衛鋒者』——赫爾

當整批俄羅斯的自由主義者摒絕了擁護波蘭的赫爾岑的時候，當全體『開化的社會』迴避了『鐘』的時候，赫爾岑沒有覺得煩悶。他繼續堅決主張波蘭底自由，打擊亞歷山大第二底鎮壓者，劊子手，絞刑吏們。赫爾岑救了俄羅斯民主派底名譽。『我們救了俄羅斯名譽底光榮——他寫給屠爾格湼夫說——而為了這我們忍受了奴隸的多數底痛苦。』

當得到農奴殺死了地主，因為地主損害了他的未婚妻底貞潔的新聞時，赫爾岑在『鐘』裏加上一句：『作的很妙！』當報導了，為了『平靜的』『解放』而設軍事的首長時，赫爾岑寫道：『第一個聰明的軍官，是和自己的隊伍加入到農民們方面，而不窒死他們，坐到羅曼諾夫的寶座上去的。』當軍官勒特爾恩在瓦爾薩自殺了（一八六〇年），為了不作劊子手底帮兇時，赫爾岑寫道：『假如槍斃，那就應該槍斃那些命令向沒有武裝的人們開槍的將軍們。』當在伯自德納打死了五十個農民，把他們的領頭者安東•彼特洛夫處了死刑的時候（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赫爾岑在『鐘』上寫着：

『啊，假如我的話能夠達到你的耳裏，俄羅斯土地底勞作人和受苦難者！……我要教你鄙視那些由彼得堡的議會和德國皇帝所任用的，你的精神的劊子手們…你恨地主，恨收稅人，怕他們——這是完全對的；但是你還相信沙皇和僧正…不要相信他們。沙皇和他們是一道的，他們就是他的。你現在看見他了，

社，攻擊革命的鼓動，反對『暴力』和對暴力的號召，開始宣傳忍耐的時候，赫爾岑和這個自由主義的聰明漢子決裂了。赫爾岑痛擊他的『作嘔的，誕妄無稽的，有害的小品文』，爲『裝着自由主義的政府底不高明的領導』而寫的文章，痛擊卡維林的『政治的——傷感主義的句子』，這些秀句描寫着『俄國人民是牲畜，而政府是賢明的』。『鐘』發表了一篇文章『葬儀的演說』，在這篇文章裏鞭打着『肩負着傲慢的——小得很的思想底腐朽的蜘蛛網的教授們，曾經有一個時候是樸實的，而以後憤激起來，看見健康的青年不能同情於他們的瘰癧、腺病的思想的過時了的教授們』。卡維林在這個肖像裏馬上認識了自己。

當車爾內舍夫斯基被捕的時候，卑鄙的自由派卡維林寫道：『逮捕於我不覺得激動可驚怖……革命黨認爲推翻政府的一切手段都是好的，而政府用自己的一切手段自衞』。而赫爾岑確切地回答了這位民主立憲派，他論審判車爾內舍夫斯基的事件說：『可是這裏可憐的人們，草人們，軟體動物的人們說，不應咒罵管轄我們的這幫強盜和惡棍』。

當自由主義者屠爾格涅夫寫了一封私信給亞歷山大第二，申述自己臣順的忠心並捐了兩塊金子給在鎮壓波蘭暴動時受了傷的兵士，『鐘』寫了一個『灰白頭髮的馬格達林娜（男性的）寫了信給皇上，說她睡不成眠，心中很苦楚的，因爲皇上不知道她的懺悔』。屠爾格涅夫立卽認識了自己。

在現在這時候關於土地權之『社會主義性』的討論只是曖昧和掩蓋着眞正重要和嚴重的歷史問題：在俄國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中自由派資產階級和革命農民底利益底差別；換句話說，在這個革命中自由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調和妥協的』（君主制的）和共和派的區別。赫爾岑底『鐘』就正是提的這個問題，假如看事底本質，而不是看辭句，——假如研究階級爭鬥，作爲『理論』和教義底基本，而不是相反的話。

赫爾岑在國外創辦了自由的俄文刊物——這是他的偉大的功績。『北極星』高舉起了十二月黨人底遺傳。『鐘』（一八五七——一八六七）成了農民解放的山嶽。奴隸的沉默被打破了。

但是赫爾岑是屬於地主、貴族圈子裏的。一八四七年他離開了俄國；他沒有看見革命的人民，也不能相信他們。由此而有他對『上層』的自由主義的上告。由此而有他在『鐘』裏對亞歷山大第二這絞刑手無數的甜蜜的書信，這些信現在讀起來不能不作嘔的。車爾內舍夫斯基、多布洛柳波夫、謝爾諾—索羅危也維秩，代表着革命者——拉自諾臣次新的一代的，責備赫爾岑從民主主義到自由主義這些退却，是十分有理的。但是公平地說來，赫爾岑在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儘管是動搖的，畢竟民主主義者的成份佔了他的上風。

當自由派下流最卑鄙可惡的脚色之一，卡維林，極力稱讚早期的『鐘』就因爲它的自由主義的傾向，他反對憲

沒有懂得一八四八年整個運動及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社會主義底各種形式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本質，赫爾岑因此更沒有能懂得俄國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本性。赫爾岑——『俄羅斯的』社會主義，『民粹派』底鼻祖。赫爾岑在從土地解放農民，在土地公有及在農民的『土地權』思想裏面看見了『社會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他自己喜愛的意思，他發揮過無數次。

其實在赫爾岑底這個教義裏，也如同在整個俄國的民粹派主義裏一樣——一直到現在的『社會革命黨人』底褪色的民粹派主義——一分毫的社會主義也沒有。這——是這樣一種高雅心事的辭句，這樣的善良的幻想，穿着在俄國的資產階級的農民民主主義的衣服，也和在西歐『四十八年的社會主義』底各種形式一樣。農民在一八六一年得到的土地愈多以及他們得到它愈便宜，農奴主——地主底政權便愈受傷損，俄國的資本主義底發展便愈快，愈自由，愈寬廣。『土地權』和『平均分地』的理想不是別的，而是爲完全推翻地主政權，爲完全消滅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而鬥爭的農民對於平等之革命的要求底公式。

一九〇五年底革命充分證明了這個：一方面，無產階級充分自覺地站在革命鬥爭底前頭而出現了，建立了社會民主工黨；另一方面，革命的農人（『勞動會員們』和『農民協會』），爲各種形式的消滅地主土地所有權，一直到接着『取消土地私有制』而鬥爭的，正是作爲主人，作爲小企業主而鬥爭了的。

（在歐洲），而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底革命性還沒有成熟。這是自由主義的俄羅斯的舌淫者勇士們所沒有懂得也不能懂得的，他們現在用談論赫爾岑底懷疑主義的花言巧語來掩蓋自己的反革命性。這些出賣了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甚至忘掉了想一想革命家這個偉大的稱呼的勇士們底懷疑論是由民主主義到自由主義的過渡底形式，到無聊賴的、卑鄙的、骯髒的和殘忍的自由主義，這自由主義在四八年槍殺了工人，它恢復崩塌了的皇帝座位，它向拿破侖第三拍手，它咒罵了赫爾岑，不能懂得他的階級本性。

赫爾岑底懷疑論是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超階級的』幻覺走到無產階級底峻嚴的，不屈不撓的，不可戰勝的階級爭鬥。證據：致『老同志的信』，致巴古寧的，在赫爾岑死之前一年，一八六九年寫的。赫爾岑和無政府主義者巴古寧決裂。是的，赫爾岑在這個破裂裏看見的還只是策略之不一致，而不是對自己無產者階級勝利的相信和小資產階級對於自救的失望這一世界觀中間的深淵。是的，赫爾岑在這裏又重複了陳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辭句，彷彿社會主義應該『對作工的，主人，耕地的和市民同樣傳教』。但是畢竟和巴古寧破裂，赫爾岑不是望着自由主義，而是向着國際，向着馬克思所領導的國際，——向着開始『收集』無產階級底『隊伍』，聯合『工人世界』的國際……

……………………………

醒了和『洗淨了』他。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農奴制度的俄羅斯他能登到這樣的高度，站在他那時候最偉大的思想家們底水平上。他精通黑格爾底辯證法。他懂得了，它（黑格爾的辯證法——譯者註）是『革命底幾何學』。他比黑格爾走得遠，到了唯物論，隨着費爾巴哈之後。『論研究自然的書信』底第一封，——『經驗論和唯心論』，——於一八四四年寫的，告示給我們一個思想家，他 ，甚至在現在，比現代許許多多的自然考證家——經驗論者以及大批如今的哲學家，唯心論者和半唯心論者高一個頭。赫爾岑緊緊地接近了辯證法唯物論而停留在——歷史唯物論的前面。

這一『停留』就引起了赫爾岑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精神底破產。赫爾岑已經離開了俄國，他直接地觀察了這一革命。他那時候是民主主義者，革命家，社會主義者。但他的『社會主義』是屬於四十八年時代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底無數的形式和各種不同的樣式的，這些式樣都被六月的日子完全殺死了。其實，那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高雅精神和善良的幻想，在那上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衣着了他那個時候的革命性，同樣也罩住了沒有從他的影響下面解放出來的無產階級。

赫爾岑底精神底破產，他的在一八四一年以後的深深的懷疑主義和悲觀主義是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幻覺底破產。赫爾岑的精神的悲劇是這樣一個世界歷史時代底產品和反映 ， 這時候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革命性已經死亡了

的社會主義。

『俄羅斯過去的工人刊物』（一九一四），同上，第十七卷，三四一——三四二頁。

❀　❀　❀

赫爾岑誕生之日到現在一百年了。全自由主義的俄羅斯都敬祭他，謹愼地繞過社會主義底嚴肅的問題，小心地掩蓋革命家的赫爾岑之所以別於自由主義者的處所。右派的刊物也追悼赫爾岑，佯稱赫爾岑在晚年否認了革命。而在國外的，自由主義的和民粹派的關於赫爾岑的說法盡是些辭句而又辭句。

工人政黨追念赫爾岑應該不是爲了流俗的頌揚，而是爲了闡明自己的任務，爲了闡明在俄羅斯革命底準備中起了偉大作用的作家底眞正的歷史的地位。

赫爾岑屬於上世紀前半貴族、地主革命者的一代。貴族給了俄羅斯畢洛諾夫和阿爾克車也夫們，無數的『醉酒的軍官、暴躁漢、賭博之徒、市場英雄、獵人、鬥毆者、』以及有高尙善心的瑪尼羅夫們。『而在他們中間——赫爾岑寫過——啓發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人們，一隊英雄，由野獸的奶喂哺長成的，如洛木爾和勒姆……這是些豪傑，由純鋼鑄成的從頭到脚是武士——戰友，自覺地出來趨於明顯的災禍、死亡，爲了喚醒青年一代走向新的生活以及洗淨一下那些在劊子手和奴僕環境中生產的兒童們』。

赫爾岑是屬於這些兒童之數的。十二月黨人底暴動喚

那時候，在農奴法底下，說從一般農奴羣衆，沒有法權的，『下等的』，『黑暗（悲慘）的』階層裏面提出工人階級來是不可能的。工人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或社會——民主派的）刊物底先輩是那時候一般民主主義的沒有檢查的刊物以赫爾岑底『鐘』爲首的。

十二月黨人喚醒了赫爾岑，赫爾岑和他的『鐘』幫助了拉自諾臣次們底覺醒，後者是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底開明的代表，他們不屬於貴族，而屬於官吏、市民、商人、農民。在我們的解放運動中完全排斥貴族的拉自諾臣次前輩的，是還在農奴法時代的 W•G• 柏林斯基。他那有名的『給果戈里的信』，總結着柏林斯基底文學的活動的，是沒有檢查的民主主義刊物，直到現在保存着巨大的、活生生的意義的最好的作品之一。

農奴法之倒台引起了拉自諾臣次——主要的、羣衆的活動者以及一般地是解放運動，特別是不經檢查的出版這個現象。民粹主義成爲了符合於拉自諾臣次觀點的統治的方針。作爲一個社會的傾向，它(民粹主義——譯者註)從來就不能右邊從自由主義和左邊從安那其主義分野得明白的。但是在赫爾岑之後又發展了民粹派觀點的車爾內舍夫斯基比赫爾岑更向前走了一大步，車爾內舍夫斯基是大大地更徹底而更戰鬥的民主主義者。從他的著作裏繚繞着階級爭鬥底精神。他尖銳地執行了揭穿自由主義底叛變的路綫，這路綫是直到現在爲立憲民主黨和取消派所仇恨的。他是對資本主義之絕妙的深刻的批評者，雖然他的是空想

之間的經常的相互作用。

工作吧，同志們！在我們的面前有困難的和新的，但是偉大的和榮幸的任務——組織廣大的，各方面的，多樣的文學的事業，和社會——民主的工人運動密切的和不破裂的聯系起來。所有社會——民主的文學應該成爲黨的。所有報紙、雜誌、出版社等等應當立即從事於改組的工作，從事於這樣狀況的準備，使得它們整個地在這樣或那樣的原則上加入到這些或那些黨的組織裏面去。只有那時候『社會——民主的』文學才成爲事實上是那樣的文學，只有那時候它才能完成自己的義務，只有那時候它才能在資產階級社會底框子裏從資產階級底奴役下面掙脫出來而和眞正先進的及澈底革命的階級底運動溶合起來。

『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九〇五年），

同上，第八卷，三八六——三九〇頁。

❀ ❀ ❀

解放運動在俄羅斯經過了三個主要的階段，適應於俄羅斯社會三個主要的階級，爲運動設立了自己的刊物：（一）貴族時代的，約從一八二五年到一八六一年；（二）拉自諾臣的（Raznochinci——通常以用稱呼非貴族出身的知識份子，發生於十九世紀四〇——八〇年代，成爲社會的力量，仇視貴族——農奴制度的——譯者註）或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大約從一八六一到一八九五年；（三）無產階級的，從一八九五年到現在。

貴族時代最出色的活動家爲十二月黨人和赫爾岑。在

對資產階級的出版人是否自由的，作家先生！對要求你在鏡框子裏和畫圖裏的作春宮畫，娼妓，作爲『神聖的』舞台藝術的『補充』的資產階級的觀衆是否自由？這個絕對的自由是資產階級的或者安那其主義的一句空話（因爲，安那其主義作爲宇宙觀是翻過來的資產階級性）。生活在社會裏而要脫離社會而自由，這是不行的。資產階級的作家、美術家、演員底自由只是戴着假面具（或虛僞地僞裝的）對錢袋子、收買、豢養的依賴性。

而我們，社會主義者，暴露這種虛僞，揭穿這個假的招牌，——不是爲着要得到非階級的文學與藝術（這只有在社會主義的沒有階級的社會裏才會有），而是爲着拿眞正地——自由的，公開地和無產階級相聯結的文學來對抗那虛僞地——自由的，而事實上是和資產階級相聯系的文學。

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因爲不是利慾也不是貪緣地位，而是社會主義底思想和對勞動者的同情將選拔一批一批新的力量到它的行列中去。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因爲它將不爲吃得飽飽的貴婦人，不爲因了肥胖而寂寞無聊和苦悶的『上層萬把人』，而是爲作爲國家之精華，國家的力量和國家的將來的百萬千萬勞動者服務。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它要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底經驗和活的工作去豐富、充實人類革命思想底最後一句話，它建立過去底經驗（科學的社會主義，從社會主義的原始的空想的形式完成了它的發展的）和現在底經驗（工人同志們現在的鬥爭），

員。言論與出版底自由應該是充分的。但是結合的自由也應該是充分的。我，爲了言論自由，應該給你充分的權利喊叫、撒謊和寫你的一切。但你，爲了集會自由，應該給我以權利結合或解散和說這樣和那樣的人們的集會。黨是自願的結合，假如它不淸洗那些宣傳反黨觀點的黨員，它將不能避免地開始在思想上，然後在物質上瓦解的。爲了判定黨的與反黨的界限，有黨的綱領，有黨底策略的決議和黨章，最後，有國際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底國際的自願的同盟底全部經驗，他經常收進一些個別的，不十分澈底的，不完全是純粹馬克思主義的，不十分正確的份子或流派到自己的黨內來，但也經常採用定期的『淸洗』自己的黨的辦法。資產階級的『批評自由』底擁護者先生們，我們這裏，在黨內也會是這樣的：現在我們這裏的黨立卽會成爲羣衆的；現在我們經歷着轉到公開組織的急劇的過渡，現在不能免的有許多不澈底的（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說）人們，也許，甚至某些基督教徒，也許，甚至某些神祕主義者會到我們這裏來。我們有結實的胃，我們是堅硬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些不澈底的人們我們消化得了。黨內的思想自由和批評自由永遠不會迫使我們忘掉那些號稱爲黨的，自由的結會裏小集團人們底自由的。

第二，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先生們，我們應當對你們說，你們關於絕對自由的說話是一種虛僞。在以金錢勢力爲基礎的社會裏，在勞動羣衆當叫化子而一小撮富人作寄生虫的社會裏，不可能有實在的和眞正的『自由』。你

任務。不，在這個領域內公式主義是最說不上的。問題在於，整個我們的黨，全俄國全體覺悟的社會民主的無產階級應當懂得這個新的任務，明顯地提出它，隨地，到處担負起來解决它。脫離農奴制的文字檢查之後，我們不願意，也决不去做資產階級——生意經的文學關係底俘虜。我們願意建立，我們也一定會建立自由的出版事業，不僅只在警察壓迫的意義上，而且含有脫離資本，脫離地位（貪緣上進）主義而自由的意義；——不止於此：還有脫離資產階級——安那其式的個人主義而自由的意義。

這最後幾句話似乎是奇僻之論或者是對讀者的譏笑。怎麼！也可能有某某知識份子，自由之熱情的擁護者要叫喊起來。怎麼！你們想要把這樣細緻的，個人事業的文學創作，服從於集體！你們想要工人用多數的票來表决科學、哲學、美學底問題！你們否認絕對地——個人思想創作之絕對的自由！

——請放心，先生們！第一，我們說的是黨的文學和它對於黨的監督之服從。每個人有自由寫、說他所要寫、要說的一切，毫無限制。但是每個自願的組合（黨也在內）也有自由驅逐那些利用黨的招牌作反黨觀點宣傳的會員、黨

● 沃步洛莫夫（Oblomov）——俄國作家龔察洛夫的著名的小說，主人翁沃步洛莫夫是個懶散、糊塗、馬馬虎虎，腐敗的人物底典型。

會有歇斯特里的知識份子們對這種降低，痲痺，『官僚主義化』了自由的思想鬥爭，批評自由，文學創作自由等等等等的比喻要號泣悲觀起來的。事實上，這種號呼只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個人主義底表現。沒有可爭辯的，文學事業比一切都少能服從於機械的平均，水準化，多數統治少數。沒有可爭辯的，在這種事業裏無條件地需要保證個人的創造性，個人底好尚之寬大的原野，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底廣泛的原野。這都是無可爭辯的，可是這一切只是證明，無產階級黨底事業底文學的部份不能奉行故事地和無產階級底黨底事業之其他部份一視同仁。所有這些並不能推翻那種對於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是怪異而奇特的原則——文學的事業應該必然地和一定地成爲和社會民主黨底工作之其他部份緊相聯系的部份。報紙應該成爲各個黨組織底機關。文學家必定要加入到黨的組織裏去。出版社和書庫，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作書的買賣的——所有這些都應該成爲黨的，受監督的。對於這個工作的全部，應該由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注意，監督它，在全部工作裏，沒有絲毫的例外的，應當加入一種活的無產階級事業底活的源流，這樣，取消那陳舊的，一半沃步洛莫夫的㊂，一半生意經的俄國式的原則：『作家就這麼寫寫，讀者就這麼讀讀』底一切地盤。

我們自然不說，這種被亞洲式的檢查和歐洲資產階級所汚穢了的文學事業底改造可以一下子就做得到的。我們遠不想宣傳一種甚麼單調的制度或者用幾個決議案來解決

的配合在我們的報紙上也表現出來着：儘管古秩可夫先生如何諷刺社會民主派的專橫，因爲他禁止發行自由派資產階級的穩健的報紙，可是事實仍然是事實，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底中央機關報『無產階級』依然被擯斥在專制的——警察廳的俄羅斯底門外。

好好歹歹，革命底一半迫使我們大家都立即想出新的辦法把事情弄好。文學在現時，甚至『合法地』，十分之九是黨的。文學應當成爲黨的。針對着資產階級的習性，針對着資產階級的營業性、生意經的出版物，針對着資產階級的文學的夤緣上進（地位）主義和個人主義，『老爺式的安那其主義』和賺錢主義，——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應當提出黨的文學底原則，發展這個原則並儘可能在更完全和完整的方式裏實行它。

這個黨的文學底原則究竟是什麼呢？對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學的事業不但不能是幾個人或一小羣人賺錢的工具，而且一般地它不能是個人的，脫離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事情。打倒無黨的文學家！打倒超人的文學家！文學事業應該成爲整個無產階級事業底一部份，一個統一的、偉大的社會民主的機械底『齒輪和螺絲釘』，這機械是由全體工人階級底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推動的。文學事業應該成爲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之組成的部份。

『一切的比喻總是跛足的』，德國的成語這樣說。我把文學比作螺絲釘，活的運動比作機械也是跛足的。甚至

總理底假仁假義的政府還無聊到這樣程度，『工人代表蘇維埃底消息報』要『非法地』印刷，但是，除了對於政府的恥辱，除了給它以新的精神上的打擊，從『禁止』那政府沒有力量干涉的東西這些愚蠢的企圖裏，什麼也得不到。

在非法的和合法的刊物之間還存在着不同之點的時候，黨的和非黨的刊物這問題解決得極端簡單和極端不正當的畸形。一切非法的刊物是黨的，由各個組織出版，由各個集團辦理，這些集團是和黨底實際工作者的集團這樣或那樣地聯系着的。一切合法的刊物是非黨的，——因為黨性是被禁止的，——但是『傾向』於這一黨或那一黨。必不能免地有過一些畸形的同盟，變態的『同居』，虛偽的掩護；一些願意表示黨的觀點而不能不半吞半吐的人和那些還沒有成熟到這些觀點，那些在本質上還不曾是黨人底思想不澈底或思想之怯懦混淆起來了。

伊索寓言式的筆調，文學的奴性，奴隸的語言，思想上的農奴制和那些——這個可咒駡的時代呵！無產階級了結了這種醜態，俄羅斯地面上一切生動的和新鮮的東西都被這種醜惡所窒死了。但是無產階級暫時還只奪取了對於俄國的自由之一半。

革命還沒有完成。假如沙皇主義已經沒有力量戰勝革命，那末革命還沒有力量戰勝沙皇主義。而我們是活在這樣的一個時候，卽在到處和一切上面顯露着一種公開的、忠實的、直爽的、澈底的黨性與地下的，掩蓋的、『外交的』、詭計的『合法性』之違反自然的配合。這種反自然

第三，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底民族的任務是這樣的，是世界上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所還沒有過的。我們下面要說到從專制壓迫下解放全民的任務所加諸我們的那些政治的和組織的責任。現在呢我們只想指出，只有用先進的理論作指導的黨乃能起先進戰士底作用。而為了略為具體地想像到，這是甚麼意思，請讀者回憶一下俄羅斯社會民主派底先輩，如赫爾岑、柏林斯基、車爾內舍夫斯基和七十年代許多光輝的革命者們；請他想一想俄羅斯文學現在所獲得的全世界的意義；請他……就這也足夠了！

『怎麼辦？』（一九〇二），『列寧全集』，第四卷，三八〇——三八一頁。

* * *

十月革命㊀後在俄國所造成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之新的條件，在日程上提出了黨的文學的問題。秘密的和合法的出版之間的區別，這個農奴時代，專制政體的俄國底悲慘的遺產），開始消失着。它還沒有死，還早的很。我們內閣

㊀ 指一九〇五年十月的政治罷工。

藝術底階級性和黨性

字作刺戟、激惱、喚醒的意思用。但是法國字『Bouder』是生氣、漲紅臉的意思。因此Bndirowati 其實是『生氣』、『漲紅臉』。蹈襲、模仿法蘭西——尼時戈洛得●的用字，這是蹈襲俄國地主階級最壞的代表之最壞的東西，這個階級是用法文受的教育，但是，第一，沒有學好，而，第二，扭歪了俄文。

現在不是向俄文歪扭宣戰的時候了嗎？

『論清洗俄國語文』（一九二四），同上，第二十四卷，六六二頁。

● 等於我們說『洋涇濱的英文』。

衆利益之一致性，以和那種傾向對立。在烏克蘭地域裏的俄羅斯共產黨員應該在事實上行使勞動羣衆用本國語文受教育及在一切蘇維埃機關裏辯解說明之權利，盡量反對用人工方法把烏克蘭語文擠到第二位的企圖，相反的，努力使烏克蘭語文成爲勞動羣衆之共產主義教育底工具。應該立刻採取辦法，使所有蘇維埃機關裏有足夠數量的會說烏克蘭語的職員，並使此後所有的職員們能用烏克蘭語解說。

『俄羅斯共產黨中央關於蘇維埃政權在烏克蘭的決議』（一九一九），同上，第二十四卷，五五二——五五三頁。

❀　　❀　　❀

我們弄壞着俄文。外國字沒有必要地使用。用它們我們用得不對。爲什麼要說『Deffekt』，當可以說不足夠或缺陷或缺點的時候？

自然，當一個人，不久才學會唸字、特別是讀報時，很熱心地讀它們，他不覺得便學會，報紙的行文語法。正是這樣，我們的報紙的文字也開始弄糟了。假如不久才學會讀書的人，用一用外國字，當作新鮮，還可以原諒，可是對於文學家，這是不能原諒的。現在不是向沒有必要而使用外國字（這個現象）宣戰的時候了嗎？

我承認，假如因無必要而使用外國字，使我生氣（因爲這阻難我們對羣衆的影響），那末在報紙上所寫的一些錯誤，簡直可以使人憤惱。例如，用『Budirowatj』這個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就是兩個不能調和的——敵對的口號，適合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底兩個偉大的階級營壘以及表現在民族問題內的兩個政策（更有甚者：兩個世界觀點）。堅持民族文化的口號，在那上面建設整個的計劃和所謂『民族文化自主』底實踐的綱領，崩得派的人們事實上是作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在工人中間的引道者而出發的。

『關於民族問題之批評的註釋』（註）（一九一八年），同上，第十七卷，一三七——一三九頁。

❁　❁　❁

……鑒於烏克蘭的文化（語文、學校等等）在許多世紀以來被沙皇主義和俄羅斯底剝削階級所壓抑了，俄羅斯共產黨中央責成所有黨員用一切方法幫助着消滅一切對於發展烏克蘭語文和文化的障礙。既然在許多世紀的壓迫之基礎上、在烏克蘭羣衆之落後的部份中間、看得出一種民族主義的傾向，俄羅斯共產黨黨員們就必需對他們取最大耐性和謹慎的態度，拿同志的話語解釋烏克蘭和俄羅斯羣

（註）按在一九一三年份『教育』雜誌上發表的『關於民族問題之批評的註釋』一文的章段是列寧和李步曼的論辯。李步曼（格力史的假名姓）是崩得派雜誌的主編，在他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章裏堅持機會主義的觀點。

『週應着』（理解）普利史克維支們和司徒魯威們底特點以作鬥爭，——這就是你的任務，而不是宣傳，不是容許民族文化的口號。

同樣的對於最受壓迫和欺凌的民族，猶太民族。猶太民族文化——是Rawwin （猶太牧師）們和資產階級底口號，我們的敵人底口號。但是有別的成份在猶太文化裏和在整個猶太人底歷史裏。全世界一千五百萬猶太人之內，一半多一點住在加利齊亞和俄羅斯，落後的、半野蠻國內，這些國家用暴力把猶太人放在閉關封鎖的地位。另外一半猶太人住在文明的世界，那裏沒有猶太人底封鎖的單獨區。在那裏明顯地有着偉大的、全世界——進步的特徵在猶太文化裏：它的國際主義，它的對時代先進的運動之敏感（猶太人在民主的和無產階級運動裏的百分數到處超過一般居民內猶太人的百分數）。

誰直接或間接提出猶太『民族文化』的口號，誰（不管他是什麼好意的）——就是無產階級底敵人，猶太問題裏面舊的和封鎖者底同黨，猶太神父和資產階級底助手。相反的，那些猶太人——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在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組織裏和俄羅斯的、立陶宛的、烏克蘭的以及其他的工人們混合在一道，獻出自己的毫厘小貨幣——（一小份——譯者註）（也用俄國的，也用猶太的）於建立工人運動底國際文化上，那些猶太人——不顧崩得底分裂主義——承繼着猶太人最好的遺傳，為反對『民族文化』口號而鬥爭。

問題是，對於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容許不容許直接或間接地提出民族文化底口號，或者一定要反對它而『適應』一切地方的和民族的特點，用各種語文宣傳工人底國際主義底口號。

『民族文化』口號底意義不决定於某位知識界文人承允或好意地『在經過它去推行國際文化的意義裏』來『解釋』這個口號。這樣看法未免是幼稚的主觀主義。民族文化底口號决定於某個國家和世界所有國家底一切階級底客觀的相互關係。資產階級底民族文化是一件事實（而且，我重複說，資產階級到處和地主及牧師們妥協的）。勇武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蠢化、愚弄、分裂工人們、爲了引導他們上資產階級的圈套，——這就是現代世界底基本的事實。

誰願意爲無產階級服務，誰就應該聯合所有民族底工人們，不屈不撓地和『自己的』，別人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鬥爭。誰擁護民族文化的口號，——誰的位置就是在民族主義市儈們中間，而不是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

拿具體的例子吧。大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者能接受大俄羅斯民族文化的口號嗎？不能。這樣的人應該擺在民族主義者中間，而不應當放在馬克思主義者裏面。我們的事業——和大俄羅斯人底統治的、黑色百人團的以及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作鬥爭，專一地在國際主義精神上和別國底工人建立極密切的聯盟以發展那些在我們民主底和工人運動底歷史上所有的發端（萌芽）。和自己的大俄羅斯的地主及資產階級鬥爭，反對他的『文化』，爲了國際主義，

的、俄羅斯的等等的文化，因此你們空洞的字眼的堆積只是企圖吸引開讀者底注意和用字句底音響遮蓋事件底本質罷了。

在每個民族文化裏面都有，那怕是不發展的、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成份，因爲在每個民族裏有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他的生活條件必不能免地要產生着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在每個民族裏面也有資產階級的文化（而多數還是黑色百人團的和僧侶主義的）——而且不僅只是『成份』，而是統治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化』一般的是地主、牧師、資產階級底文化。這一根本的、對於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初學字母的眞理，崩得派擱在黑影裏，用堆積的字句『談論起來』，卽是在事實上反對揭開和說明階級的深淵，給讀者看不見它。事實上崩得派之所爲和資產階級一樣，他的整個利益，要求散佈超階級的民族文化底信仰。

提出來『民主主義和全世界工人運動底國際文化』這個口號，我們從每個民族文化裏僅只取它的民主的和它的社會主義的成份，僅只取它們並且無條件地和每個民族底資產階級文化、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對置。沒有一個民主主義者，尤其是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否認語文底平等或用本國的語文和『本國的』資產階級爭辯，對『本國的』農民和市民宣傳反僧侶主義或反資產階級的思想的——關於這點完全用不着說，崩得派拿這些無可爭辯的眞理來阻擋住可爭論的、卽是阻擋眞正問題之所在。

致。讓卡德特（立憲民主黨人——譯者註）老爺們否認或小視烏克蘭人底平權而汚辱自己吧。讓所有民族底資產階級拿民族文化、民族任務等等等等虛僞的詞句而自悅吧。

工人們是不讓任何談民族文化或者『民族——文化自主』這些甜言蜜語來分裂自己的。一切民族底工人齊心地、共同地、在共同的組織裏堅持充分的自由和完全的平權——眞正文化底保障。

工人們在全世界創立自己的、國際的文化，這個文化許久以來自由底宣道者和壓迫底敵人在準備了。舊世界民族壓迫、民族殘殺或民族隔離的世界，工人們拿一切民族底勞動者一致的新世界，在那裏面沒有一種特權、沒有人對人一點點的壓迫的世界和它對立。

『工人階級和民族問題』（一九一三），同上，第十六卷，三八九——三九〇頁。

＊　＊　＊

是的，國際文化不是非民族的，親愛的崩得派㊀。誰也沒有這樣說過。誰也沒有宣佈『純粹的』波蘭的、猶太

㊀ 崩得（Bunb）——在俄國、立陶宛及波蘭的猶太工人同盟，發生於一八九七年，爲猶太無產階級底社會民主的組織；曾加入過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在策略問題上，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時曾和孟塞維克走一道，十月革命後崩得派的絕大多數開始脫離孟塞維克的意識，最後崩得代表大會決議取消自己的組織，加入蘇聯共產黨。

民族問題需要一切覺悟的工人有明顯的規定和決議。

當資產階級和人民、和勞動者一道爲自由而鬥爭的時候，他堅持民族之完全自由和完全平等。先進的國家，瑞士、比利時、挪威及其他國家給我們看到，在眞正民主制度下，自由的民族是怎樣和平地共處或彼此和平地分開的。

現在資產階級害怕工人，和普利史克維支們、和反動派找同盟，叛賣民主主義，堅持民族底壓迫或不平等，用民族主義的口號誘惑、腐化工人們。

只有一個無產階級在今天堅持着民族底眞正自由和一切民族底工人之一致。

爲了各個不同的民族自由而和平地共同相處或分開（當這對於他們更覺方便些的時候），組成各個國家，爲了這個必需工人階級所堅持的完滿的民主主義。不能給一個民族、一種語文以一種特別優先的權利！不能對少數民族有少少一點的壓制，小小一點的不公平！——這就是工人的民主底原則。

資本家和地主總想分裂各個民族的工人們，而自己是這個世界底強者可以很好地共同相處，作爲『獲利的』百萬『事業』底股東（比方玲斯基金鑛）——信奉正教的和猶太人，俄國人和德爾人，波蘭人和烏克蘭人，所有的，凡是有資本的，一齊剝削所有民族底工人們。

覺悟的工人們贊成在一切、在所有教育的、職業的、政治的等等工人組織裏面的一切民族底工人之完全的一

立的、自立的、民主的、共和的、驕傲的大俄羅斯，它對鄰國的關係是建築在人類平等的原則上，而不是在低視大民族的農奴主特權的原則上的。正因爲我們想要它，我們所以說：在二十世紀，在歐洲（縱然是極東部的歐洲）『保衛祖國』不能有別的方法，只有用一切革命的方法和自己祖國的君主、地主及資本家，即是我們祖國最壞的敵人作鬥爭；——大俄羅斯人不能有別的方法『保衛祖國』，除非在一切戰爭裏希望沙皇失敗，這對於大俄羅斯居民十分之九是最小的損傷，因爲沙皇不僅在經濟上及政治上壓迫這十分之九的居民，而且腐化、墮落、汚辱、娼化他，教以壓迫別的民族，教他用虛僞的、好像是愛國的語句以掩飾自己的恥辱。

『論大俄羅斯人之民族的自豪心』（一九一四），同上，第十八卷，八〇——八二頁。

※ ※ ※

俄羅斯——在民族關係上是一個複雜的國家。政府的政策，地主底政策，爲資產階級所支持的，貫穿着黑色百人團的民族主義。

這個政策底尖銳處是反對俄羅斯多數民族、它的多數居民的。而同時別的民族（波蘭的、猶太的、烏克蘭的、喬治亞的等等）底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抬起頭來，想用民族的鬥爭或爲民族文化的鬥爭把工人階級從他偉大的世界任務上吸引開去。

的話，由於大俄羅斯居民羣衆缺乏革命性而憂傷的愛。那時候是沒有革命性的。現在它還少，但是已經有了。我們充滿着民族自豪的感覺，因爲大俄羅斯民族也創造了革命的階級，也證明了，他能夠給人類以爲自由及爲社會主義而鬥爭之偉大的模範，而不僅只是大的屠殺、絞頭架子、拷刑所、大的飢荒和在神父們、沙皇們、地主們及資本家們前面的屈服。

我們充滿着民族自豪的感覺，正因爲這樣，我們特別恨自己的奴隸的過去（當地主貴族們把農夫們引到戰爭裏去，爲着窒死匈牙利、波蘭、波斯、中國底自由）和自己的奴隸的現在，當這些地主們，由資本家們扶助，把我們引入戰爭，爲的窒死波蘭和烏克蘭，爲的鎭壓在波斯和中國的民主運動，爲的加強汚辱我們大俄羅斯民族尊嚴的羅曼諾夫們、波布林斯基們、普利史克維支們那些強盜帮夥。誰也沒有罪過，假如他生下來就是奴隸；但是奴隸而不僅不關心自己的自由，而且辯護及粉飾自己的奴隸地位（例如將壓榨波蘭烏克蘭等等稱爲『保衞大俄羅斯人底祖國』，這樣的奴隸就自然要引起憤怒、鄙視、可憎惡的僕婢、和下流的感覺。

『壓迫別個民族的民族，自己也不能自由。』十九世紀澈底的民主派最偉大的代表們，成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底導師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說過。我們，大俄羅斯的工人充滿着民族自豪的感覺，無論如何想要一個自由的和獨

面，以便適應着貴族階級和古秩可夫們、克列斯宅夫尼可夫們、多爾哥魯可夫們、古特列爾們、羅帝車夫們的利益，『解決』許多民族問題。

民族自豪的感覺對於我們，大俄羅斯覺悟的無產階級是不是不相關的？自然不是！我們愛自己的語文和自己的祖國，我們為着使它的勞動羣衆（都是人民之十分之九）提高到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底覺悟的生活而特多地工作。我們最傷心地看見和感覺到，沙皇的劊子手、貴族和資本家給我們大好的祖國遭受何等的暴力、壓榨和欺侮。我們很自豪的，這些暴力在我們中間，在大俄羅斯人中間引起了反抗，這些人中間出了拉帝史車夫、十二月黨人、七十年代的革命家——拉自諾青次㊀，大俄羅斯的工人階級在一九〇五年建立了有力的羣衆底革命的黨，大俄羅斯的漢子在這時候開始了成爲民主主義者，開始了拋棄神父們和地主們。

我們記得，半個世紀以前大俄羅斯的民主主義者車爾內舍夫斯基，將自己的生命獻給革命事業，說過：『可鄙的民族，奴隸民族，自上而下——都是奴隸。』公開的和掩飾的奴隸——大俄羅斯人（在對沙皇君主的關係上是奴隸）不愛回憶這些話。可是，依我們看，這是眞正愛祖國

㊀ Raznochinc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發生的非貴族出身的知識份子，通常稱呼之爲『拉自諾青子』，這是仇視貴族——農奴制度的一種社會的力量。

報寫一篇大的文章，收集了所有奧國的及其他的材料。我們加勁作這件事。但是我們的決議案（我把它們寄到報上去）是『公文、辦公室的派頭』，你却不必這樣駡。不然。這不是公文。我們就是在高加索也是社會民主黨的喬治亞人——阿爾美尼人——韃韃人——俄羅斯人在一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裏共同地工作了十多年。這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民族問題之無產階級的解決法。唯一的解決法。在里加也是這樣的：俄羅斯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分開去了的只有分離派——崩得。在維爾納也是這樣的●。

摘自『給A·M·高爾基的信』（一九一三），同上，第十六卷，三二八頁。

※ ※ ※

……我們，歐洲極東和大部亞洲這個大國的民族代表們不便忘記民族問題之鉅大的意義；——特別是在這樣的國度裏，很公平地可叫作『人民底監獄』；——在這樣的時候，正是在歐洲極東和亞洲資本主義喚醒着許多『新的』大的和小的民族走向生活和覺悟；在這樣的時刻，沙皇君主把成百萬的大俄羅斯人和『外種人』壓在槍桿子下

● 這是說的斯大林，他在一九一三年初在克拉戈夫及維也納住了幾個星期，在那裏他寫了『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一篇文章（一九一三年『教化』報第三、四、五號上發表了的）。

——壓迫者那種完全正當而自然的仇恨所吸誘到這樣程度，他把卽使是小小的一部份這種仇恨，卽使僅只是隔離不管，移到無產階級的文化和大俄羅斯工人底事業上來，那末這位馬克思主義者會因此而滾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底水泥裏面去。恰恰是一樣的，大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會跌到民族主義、不僅是資產階級、而且是黑色百人團的民族主義底泥沼裏去，假如他縱然一分鐘忘記烏克蘭人底完全平等的要求或者他們形成獨立國家的權利。

大俄羅斯的和烏克蘭的工人們應該一道，而且，現在當他們住在一個國家的時候，在最密切的組織的一致和團結裏，一道堅守無產階級運動之共同的或國際的文化，絕對忍耐地對付宣傳語文的問題和在這一宣傳中注意純粹地方性的或純粹民族性的特殊點的問題。馬克思主義之無條件的要求就是這樣的。一切把這個民族的工人從那個民族的分開的說教，一切對馬克思主義之『同化論』的攻擊，一切在有關無產階級的問題裏，把一種整個的民族文化和別一種彷彿是整個的民族文化的對立以及其他等等說法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必需和它作無情的鬥爭。

『關於民族問題之批評的註釋』（一九一三），同上，第十七卷，一四三——一四四頁。

* * *

說到民族主義我完全同意你，應該更嚴肅地來研究它。我們這裏有一個優秀的喬治亞人——坐下了，替『教化』

和階級底利益及政策比較一下，而不是和空洞的『一般原則』的宣言和語句作比較。

民族文化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而且常常是黑色百人團——神道派的）欺騙。我們的口號是民主主義及全世界工人運動之國際的文化。

『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的註釋』（一九一九），同上，第十七卷，一三六頁。

❀　❀　❀

在每個現代的民族裏有兩個民族——我們對一切民族（國家）——社會主義者說。在每個民族文化裏有兩種民族文化。有普利史克維支們的、古秩可夫們和司徒弗威們的大俄羅斯文化，——但也有以車爾內舍夫斯基和普列哈諾夫的名字爲特徵的大俄羅斯文化。在烏克蘭、在德國、法國、英國、在猶太人等等那裏都有這樣的兩種文化。假如說烏克蘭工人的多數在大俄羅斯文化影響之下，那我們深刻地知道，在大俄羅斯牧師的和資產階級文化之思想觀念之外，這裏還有大俄羅斯民主和社會民主的觀念理想在活動。和第一種『文化』作鬥爭的時候，烏克蘭的馬克思主義者經常分出第二種文化來，並且對自己的工人們說：『一切和大俄羅斯覺悟的工人、和他的文學、和他的思想界之來往溝通的可能，一定要用全力去捉住、利用、鞏固它，這也是烏克蘭、也是大俄羅斯工人運動底根本利益所要求的。』

假如烏克蘭的馬克思主義者讓自己被對大俄羅斯人

施這種辦法的人，要求予以刑事的懲罰。

各色各樣資產階級政黨因爲語文問題等等而起的民族的爭執，工人民主派拿這樣的要求和它對立：在一切工人的組織、工會的、合作社的、消費組織的、教育組織的以及所有其他的組織裏的一切民族底工人無條件的一致和完全的團結，以和一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對抗。只有這樣的一致與團結乃能保衛民主主義，保衛工人利益，反對資本，——它已經日益成爲國際的了，——保衛人類發展底利益，走向生活之新的構造，這種構造看待一切特權和一切剝削都是異己的東西。

『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的註釋』（一九一三），同上，第十七卷，一三四——一三六頁。

※　　※　　※

……一切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給予工人中間以最大的蠱惑（使其墮落、腐化），給予自由及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事業以最大的損害。尤其危險的是，資產階級的（和資產階級——農奴主的）傾向用『民族文化』的口號作掩護。拿了民族文化——大俄羅斯的、波蘭的、猶太的、烏克蘭的及其他——的名義，黑色百人團員們和神道派的人，再則是一切民族底資產階級作出許多反動的和骯髒的事情來。

現代的民族生活底事實就是這樣的，假如照馬克思主義式的，即是說，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去看它，假如將口號

一切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這樣的——不僅只大俄羅斯的（它比所有的都壞些，因爲它的強暴性和與普利史克維支先生們的親屬關係），就是波蘭的、猶太的、烏克蘭的、格魯齊（喬治亞）的以及一切別的（民族主義）都是如此。在奧大利，在俄羅斯一切民族底資產階級，在『民族文化』的口號之下，事實上進行分散工人、削弱民主、和農奴主作那出賣人民權利與人民自由的買賣。

工人民主派底口號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義及全世界工人運動底國際文化。讓資產階級拿一切『積極的』民族的綱領去欺騙人民吧。覺悟的工人會答覆它：只有一個民族問題底解決方法（一般地在資本主義世界，壓榨、咬鬥及剝削世界裏儘可能的解決），這個解決法——就是徹底的民主主義。

證據：在西歐的瑞士——古老文化的國度和在東歐的芬蘭——年青文化的國度。

工人民主派底民族綱領：沒有任何一個民族、一種語文底任何無條件的優越特權；關於民族之政治的自決，卽是他們國家的分出這種問題的解決，完全自由的，用民主的方法；製定全國法律，根據它，任何辦法（村鎮的、城市的、地區的等等等等），無論如何要使得許多民族中之一個民族有特權、破壞民族底平等或少數民族底權利，這種辦法要宣佈它是違法的與無效的——而國家底任何公民有權要求取消這種辦法，視同違反憲法的，並且對那些實

觀點作很少一點工作，爲着迫使所有的人參加而且不是消極地、而是積極地參加合作社。老實說，我們剩下的『僅只』一件事，將我們的人民變成這樣『文明的』，使他懂得全體參加合作社並且料理這宗事業之有利。『僅只』這一點。任何別的大聰明，我們現在不需要它們以便過到社會主義去。但是爲了完成這一個『僅只』，需要整個的改革，全體民衆整部的文化發展。

『論合作社』（一九二三），同上，第二十七卷。三九三頁。

※ ※ ※

…假如所有的優先特權一丟掉，假如許多語文中之一種的強迫一停止，那末一切斯拉夫的人們容易而迅速地可學會彼此了解、不會驚嚇於那種『可怕的』念頭、在公共的議會裏會響起各種不同語言的演說來的。而經濟周轉底要求自己會規定那個國度底的一種語文，知道它，對於多數人在貿易的來往上是便宜的。這種規定會愈更結實的，由於各種民族的人民自願地採用它，會愈更快些和寬泛些，如果民主主義愈徹底些，因此而資本主義底發展愈更快些。

自由派對語文問題，也和對一切政治問題一樣，像虛僞的商人似的，伸出一隻手（公開地）向民主派，而另一隻手（在背後）向農奴主和警察。我們反對特權——自由派喊着，而在背後從農奴主那裏替自己做一時這樣、一時那樣特權的買賣。

要有系統地加強人民教員們的組織工作，使他們從資產階級底支柱，這是他們在所有的、沒有例外的、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都是如此的，成為蘇維埃制度底支柱，經過他們把和資產階級同盟的農民吸引到和無產階級同盟來。

我簡短地指出，為了這個，有系統地到鄉村中去走，應該起特別的作用，這種旅行我們已經在作，而應該有計劃地發展它。為着這樣的辦法，比方這種旅行，給一些錢是不可惜的，而許多的錢我們往往是白白地花在差不多完全屬於舊的歷史時代的國家機械上。

『日記中的頁子』（一九二三），同上，第二十七卷，三八七——三八八頁。

❀ ❀ ❀

…可是頭五年給我們的腦子裝了不少的不相信和懷疑。我們對那談論得太多而太容易了的，例如，談『無產階級』文化的人，不覺得也採取這種態度：在開始的時候我們有眞正、道地的資產階級文化也就夠了，在開始的時候我們沒有資產階級制度以前的特別堂皇富麗風格的文化，即官僚的、或農奴主等等的文化也就行了。在文化問題上急性和豪闊氣，比什麼都有害。這是我們的許多少年文學家和共產黨員應該好好地聽聽警告的。

『少些，好些』（一九二三），同上，第二十七卷，四〇六頁。

❀ ❀ ❀

…我們還要從『文明的』（首先是識字的）歐洲人底

不能謂之爲太窄狹。在做着不少的事，使得舊的教員們前進，吸引他們到新的任務方面來，使他們有興趣於教育問題之新的建樹，使他們對這樣的問題，比方宗教問題，發生興趣。

但是我們沒有作那個主要的事。我們不關心或者遠不足夠地關心着，把人民的教員（小學教員——譯者註）放在那個高度上，沒有這個高度就不能談什麼文化：不論無產階級的、甚至資產階級的文化。話應該講到那種半亞細亞式的不文化處，我們到現在沒有從那裏面掙脫出來，也不能掙扎出來的，假如不眞正地努力，雖然我們有掙扎出來的可能，因爲沒有那個地方的人民羣衆，像我們這裏的一樣，對於眞正的文化如此的感覺興趣；沒有那個地方這個文化問題，像我們這裏一樣，提得如此深刻，如此周到、徹底；沒有那個國度，國家的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裏，這個階級的羣衆很明白地懂得自己的缺點，我不說文化，而說識字；沒有那個地方，像我們這裏一樣，他準備着犧牲而且犧牲着，爲得改善在這方面的自己的地位…

…人民的教員（小學教員——譯者註）在我們這裏應該被放在這樣高的地位上，這種地位在資產階級的社會裏他從來沒有站過，不站在也不能站的。這——是眞的，用不着證明。我們應該用有系統的、不屈撓的、堅決的工作往這個地位走去，提高他的精神，各方面的準備他向眞正高尙的稱號，主要的、主要而又主要的——提高他的物質地位。

我們這一方面，或者站在另一方面。一切不站在這一面也不站在那一面的企圖，會以破產和恥辱而終結的。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日省、縣人民教育廳政治教育全俄會議上演說』，同上，第二十五卷，四四九——四五〇頁。

※　※　※

當我們在亂談無產階級文化和它與資產階級文化的相互關係的時候，事實獻給我們以數目字，表示着，我們甚至在資產階級文化上也是很弱的。原來，也必然是這樣的，我們在全民識字方面還落後的很厲害，甚至我們的進步比之沙皇時代（一八九七年）也是太遲緩的。這對於那些在『無產階級文化』的天國裏飛翔的人們是可怕的警告和譴責。這說明着，我們還要作多少促進的起碼的工作，以便達到西歐普通文明國家底水平。這又說明着，現在我們要作大量的工作，以便在我們無產階級戰勝的地基上真正達到多少一點文化的水平。

我們應當不限於這個無庸爭辯的、但過於理論了的定則裏面。應該在最近審查我們三個月的預算時，我們就辦起來，而且要實際地辦。自然，首先應該裁減的不是人民教育委員會底支出，而是別的部門的支出，要這樣，使得節省下來的款子作爲填補人民教育委員會的需要。在今年這樣的年度，我們比較地容易保證他們的生活時，不要吝嗇地增加發給教員的麵包。

現在在人民教育範圍裏所進行的工作，一般說來，

志們，已經有大的經驗及專門研究這事的，會回答我們。我只是想着重指出事情底原則方面的一些基本之點。我們不能不把事情公開出來，違反一切舊的謊言，公開承認，教育是不能不和政治聯系的。

我們生活在和強於我們許多倍的世界資產階級鬥爭之歷史的時刻。在這樣的鬥爭時期我們應當固守革命的建設，用軍事方法和更多的思想方法、教育的方法和資產階級鬥爭，使得工人階級在繼續不斷幾十年以來為政治自由的鬥爭中所養成的習慣、風尚、信仰，使得這些習慣、風尚及思想的總和作為教育一切勞動者的工具，而解決問題的任務，即怎樣教育法，交給無產階級。必需教育成意識覺悟，不能、不容許站在無產階級這一鬥爭之外，這個鬥爭目在日益加多地包括全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而沒有例外不能不容許站在一切國際政治的旁邊。聯合世界一切有力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對蘇維埃俄羅斯，——這就是現在國際政治之真正的基礎。也就應該承認，這是有關於資本主義國家成萬萬勞動者底命運的。因為在現在時候，地面上沒有一個角落不是從屬於一小羣資本主義國家的。那末情形就成為這樣的形式，必需或者是站在過着的鬥爭之一旁，這就證明完全不覺悟，和那些留在革命和戰爭之外，那些看不見資產階級對羣衆的欺騙，看不見資產階級怎樣有意地把這些羣衆擱在黑暗無知裏的無知識的人們一樣，或者是站到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裏來。

我們完全公開地說這個鬥爭，每一個人應當或者站在

的作用、它的教育的任務、特別在無產階級佔人民少數的俄國最重要的任務。而在這裏這個任務應該提到第一位，因爲我們要準備羣衆去作社會主義的建設。假如無產階級沒有養成大的覺悟性、大的紀律性、在反對資產階級鬥爭中大的忠實性，即是爲着無產階級完全戰勝他自古以來的敵人所必需提出的任務之綜和，假如沒有這些，那就無所謂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不是站在空想的觀點上，彷彿勞動羣衆對社會主義的建設已經準備好了。我們根據工人社會主義之全部歷史的精確事實知道，還不是這樣的，說只有大的工業、罷工鬥爭、政治的組織性就給予對社會主義的準備。而爲着取得勝利，爲着完成社會主義的改革，無產階級應該善於作團結一致的行動、作推翻剝削者們的事業。現在我們看見，一切必需的才智他都獲得了，當他獲得自己的政權的時候把它們（…才智——譯者註）變爲了事業。

對於教育工作人員，對於作爲鬥爭中的先鋒 ，共產黨，應該有基本的任務——幫助教育及開化勞動羣衆，使之克服舊的習慣、舊的習氣 、 從舊制度所留給我們的遺產、私有財產的氣習和習慣，它們浸養着大衆的厚層。整個社會主義改革底這個基本任務，在審查爲黨中央及人民委員蘇維埃所這樣注意的許多部份問題的時候，永遠不應該忽略放過去。怎樣建立政治教育總局，怎樣聯結它和個別的機關，怎樣使它不僅只和中央、而且和地方的機關聯系起來，對這個問題，在這事業上比較有學識與資格的同

決議就更加需要。

『論無產階級的文化』（註）（一九二〇），同上，第二十五卷，四〇九——四一〇頁。

⁂　⁂　⁂

從資產階級社會過渡到無產階級政治——這是很困難的過渡，尤其是，資產階級用自己全部宣傳和煽動的機關不倦地誹謗我們。它盡量努力抹煞無產階級專政之更重要

（註）上面的決議草案是列寧因了盧那卡爾斯基在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至十二日『無產階級文化』（Prolетkult）在莫斯科所開的全俄第一次大會上的講話而寫的。大會以前列寧就認爲『無產階級文化』和人民教育委員會脫離是有害的。大會之前日列寧召盧那卡爾斯基談話時，叫他出席演說，指出『無產階級文化』這個組織自認爲彷彿是國內之國，把自己的工作和人民教育委員會底工作對立起來，即此誹傷以國家名義執行文化工作的機關——人民教育委員會。列寧認爲這樣的對立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人民教育委員會底政策應該全部反映黨底領導的路綫，任何別的、『純粹無產階級的』路綫是不能存在的。

十月七日盧那卡爾斯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會上作大綱的演說。列寧讀了這篇講話之後向盧那卡爾斯基指出，他在大會的說話違反了先一天給他的指示。大概在和盧那卡爾斯基談話之後，列寧寫了這個決議的草案（『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內註釋）。

整個事業內作最積極的並主要的參加者。

（三）最新歷史底全部經驗，尤其是從『共產黨宣言』出世以來半個世紀多的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無庸爭辯地證明了，只有馬克思主義底世界觀是革命無產階級底利益、觀點及文化之正確的說明。

（四）馬克思主義給自己取得了全世界——歷史的意義，它是革命無產階級底意識形態，因爲它，馬克思主義，並不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有價值的收穫，而是相反的，領會精通了並且改造了人類思想和文化二千多年的發展之一切珍寶。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及遵照這個方向往前的工作，它鼓勵着（用實際的經驗）無產階級底專政，爲他反對一切剝削之最後的鬥爭，乃能被承認爲眞正無產階級文化底發展。

（五）『無產階級文化』全俄大會穩確地站在這一個原則的觀點上，堅決地駁斥那種在理論上不正確及在實際上有害的一切杜撰出來自己的特別的文化，關在自己單獨的組織裏，限制人民教育委員會及『無產階級文化』等等的工作範圍，或者在人民教育委員會裏面建立『無產階級文化』底『自治區』等等的企圖。相反的，大會責成『無產階級文化』所有的組織無條件地應該自視爲整個地是人民教育委員會組織底附屬機關網，在蘇維埃政權（特別人民教育委員會）及俄羅斯共產黨領導之下實施自己的任務，作爲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之一部份。

盧那卡爾斯基說，人們把他的話歪曲了。那末，這個

※　※　※

從十月八日的『消息報』上看得出，盧那卡爾斯基同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會上所說的話，和晚上同他商量約好了的簡直相反。

必需非常趕快地準備一個決議的草案（『無產階級文化』大會底），經過中央提出通過，並且要來得及就在『無產階級文化』這次大會上通過。應該就在今天用中央底名義在人民教育委員會同僚們那裏及在『無產階級文化』大會上提出通過，因爲大會今天就要完結的。

決　議　草　案

（一）在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內，教育事業底一切規定，無論一般的政治——啓蒙教育範圍、以及專門的藝術範圍，都應貫注着無產階級爲勝利地實行它的專政，即是爲推倒資產階級、消滅階級、取消一切人對於人的剝削——階級鬥爭的精神。

（二）因此無產階級，無論它的先鋒——共產黨、以及所有各種無產階級組織底全體羣衆都應該在人民教育的

們意識底內容，只是我們感覺底總和。肉體和心理、外部和內部、對象和關於對象的觀念、世界和『我』這些中間的矛盾是不存在的，而彼此都是分割不開的一羣感覺……他否認外部世界及其客觀現實的存在，對唯物論是敵視的。

㊃ 見㊂。

回派及馬赫派單獨集團的綱領，拿專門的集團任務的性質提出那彷彿的『無產階級藝術』底發展，這是減號（缺點——譯者註），因為這個綱領想在鉅大權威者底活動裏鞏固並利用那正是他的弱點方面，在他給予無產階級之鉅大的效益底綜和裏是否定（壞的——譯者註）的方面。

『論說筆記』（一九一〇年），同上，第十四卷，二九八——二九九頁。

㊀ 『新集團』列寧用以稱『現代形勢和黨的任務』那個小冊子的作者們，小冊子在巴黎出世，一九一〇年『前進報』的同人出版的。

㊁ 『召回派』是一九〇五年後革命低潮及第三次杜馬底反動作用時在布爾塞維克黨內產生的一派，主張對杜馬罷工，召回社會民主黨的議員，因此有『召回派』及『非買同盟派』的名稱。列寧，相反地，認為必需利用杜馬的講台作為反動時代不多的合法的可能之一。他證明『召回主義』及『非買同盟主義』只是『左邊的』取消派主義，它將脫離活的實際，脫離廣大羣衆。事後證明了列寧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杜馬內的黨團成了社會民主黨工人羣衆運動的中心。一部份於布爾塞維克『召回派』和『非買同盟派』以波格達諾夫為首，在國外出一種『前進報』，他們繼續主張排斥杜馬，否認利用一切所謂『合法的可能』，即黨在合法的工人俱樂部、工會、合作社裏的工作。在工人革命運動活躍之初，這一派漸漸地散了。

㊂ 馬赫主義（Maxism）——德國物理學家馬赫（Ernst Mach）底理論，說在我們周圍的世界只是我

—肯定的（好的——譯者註）內容可以用一個字來說明：M.高爾基。

在實際上，用不着掩藏那資產階級報紙所已經叫喊了（歪曲而顛倒了它）的事實，就是，M．高爾基屬於新集團的同黨贊成人。而高爾基。——無條件地是無產階級藝術之最偉大的代表，他給無產階級貢獻了許多，還能有更多的貢獻。所有社會民主黨底派別很正當地可以以高爾基之屬於它而自豪，但是基於這一點在大綱上插入『無產階級藝術』一項，那就是露出這個綱領之貧乏，那就是把自己的集團縮成爲文學小組，自己暴露自己之正是拉攏『權威』……綱領底作者說很多反對承認權威的話，沒有率直地解說，是什麼回事。問題是，他們覺得布爾塞維克在哲學上堅持唯物論及和召回主義㊀鬥爭是個別權威者底企圖（巧妙地暗指着個中關意），而馬赫主義㊁底敵人『盲目地相信』。這樣的攻擊，自然，完全是小孩子式的。可是就正是『前進派』㊂對待權威者的態度是不好的。高爾基——是無產階級藝術事業中的權威，這無可爭辯。企圖『利用』（自然是思想意識方面的意思）這個權威以鞏固馬赫主義和召回主義——那就是畫出一個聖像兒來：這樣對待權威者是不應該的。

在無產階級藝術事業上M．高爾基是鉅大的加號（優點——譯者註），儘管他同情於馬赫主義及召回主義。在社會民主派的無產階級運動底發展事業上，在黨內形成召

的，事實上這是需要更長的時期的，還要適應這個更長的時間，計算自己的工作，拿出最大的頑強、堅韌和系統性來。沒有這些質量就連着手於政治教育都是不行的。而政治教育的成績只有拿經濟業務底改善去測量。我們不僅只應該消滅文盲，消滅在文盲的地基上所保有的賄賂行為，而且要我們的宣傳、我們的領導、我們的小册子真正被人民所領受，而其結果是人民經濟底改善。

『全俄政治教育第二次大會』（註）（一九二一），同上，第二十七卷，四八一——五二頁。

＊　　＊　　＊

我們要叫大家給那種在立場上和馬克思主義作哲學鬥爭底隱蔽的擺設作出確定的、明顯的答覆來。事實上正是一切談『無產階級文化』的空話掩飾着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新集團底『奇特處』就是，它把哲學加到黨的立場——大綱裏來，却沒有率直地說出，它究竟擁護哲學裏的那一個流派。

然而，也不能說，所引的大綱上的話那種實際的內容整個是要不得的。在那些字句的後面有一些好的內容。這

（註）上面是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列寧在全俄政治教育第二次大會上所作的論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政治教育的任務的報告的一段。

員：這，是眞的，不歸你們管，爲了這個有工農檢查會，但是你們也是黨員呵。』你們拿了政治教育的名稱。你們拿了這種名稱的時候，預先就警告了你們：不要太誇示名稱了，簡單些取名稱吧。可是你們要拿取政治教育的名稱，而在這個名稱裏包括的很多。你們並沒有自稱爲教人民認識字母的人們，但是取了政治教育底名稱。人們可能對你們說：『很好，你們教人們讀、寫、進行經濟運動，這都很好，但是這不是政治教育，因爲政治教育是作一切的總結的。』

反對野蠻和這樣的痼疥，有如賄賂的宣傳，我們在作，也希望你們作，但是政治教育不以這種宣傳而盡，它示徵着實際的成果，它是說——教會人民，怎樣作到這個，給別人以模範，不是用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資格，而是普通公民的資格，這種公民比別人政治的地較開化，多受了些教育，不僅只會咒罵一切的拖延推託，——這在我們這裏是廣泛地流行的，——而是顯示出，怎樣在事實上戰勝這個毒害。這——是極其困難的藝術，沒有文化之一般的提高，不把工農羣衆作成比現在較文化一些，——休想解決它！對於政治教育總局這一個任務，我却想比一切都多一些的加以注意……

……文化的任務不能和政治的及軍事的任務一樣解決得快。要懂得，前進底條件現在不是那一些了。政治的地，可以在危機尖銳時代幾個星期內得到勝利。戰爭可以在幾個月之內勝利，但是文化的地勝利在這樣的期限裏是不成

不要在路上丟落了，讀不到一半，在辦事房裏用着，而到人民手裏的、可能的不到四分之一。應該學會利用我們所有的這貧乏的材料。

因此在實行新經濟政策中需要不倦地提出一個意思，政治教育無論如何要求文化底提高。要做到會讀會寫是爲得提高文化，使農人得到會讀會寫的可能，用以改善自己的經濟業務和自己的國家……

……和文盲鬥爭是應該的，但是僅只識字也是不夠，而應該有那種教人和拖延（麻煩）及賄賂（等現象）鬥爭的文化。這——是一種這樣的疥瘡，任何軍事的勝利和任何政治的改革都治不好的。事實上這種疥瘡軍事勝利和政治改革療治不好，只有提高文化乃能治好。這個任務就落在政治教育身上。

應當使政治教育工作人 不是官僚式的 了解自己的任務，而這種現象在談到省政治教育底代表應加入省經濟局的時候，便常常發現着。請原諒我，你們什麼地方也不要加入， 而應當是， 你們用簡單的公民資格解決自己的任務。你們若是加入機關去，你們會官僚化起來，而假如你們要給人民作事以及政治的教育他們，經驗會告訴你們，政治的地教育了的人民不會有賄賂， 而你們會每步都有的。會有人問你們：怎樣使得沒有賄賂，使得在執行委員會裏某種賄賂不拿，教導一下，如何作到這點？假如政治教育者說：「這不歸我們管」，「關於這種事我們出版的有小册子和宣言」， 人民會向我們說：「你們是壞的黨

畢了業的教育。他們看見了，只有我們的制度能給他們實際的統治，他們相信了，國家政權整個地完全地幫助着工人們和貧苦農人們，使他們能夠完全鎮壓住富農們、地主們和資本家們的抵抗。

勞動者要求知識，因爲他們需要它爲着勝利。十分之九的勞動羣衆懂得了，知識是在他們求解放的鬥爭裏的工具，他們的失敗是學問不夠的緣故，現在要作到使一切人眞正能夠享受教育就全靠他們自己。我們的事業是有保證的，因爲羣衆自己從事於新的社會主義的俄羅斯之建設了。他們在自己的經驗裏、在自己的失敗和錯誤裏學習，，他們看見，爲得使他們進行的鬥爭勝利地完成，教育是如何地需要的。不管許多機關似乎倒閉了和怠工的知識份子的高興，我們看見，鬥爭底經驗教會了羣衆自己起來底就自己的命運。一切同情於人民的不是空話，而是事實，教員的好的一部份會來幫忙的，——而這是對於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會勝利的可靠的保障。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全俄教育大會上的演說』，同上，第二十三卷，一九八——一九九頁。

❁ ❁ ❁

這還不夠：消滅文盲是不夠的，還要建設蘇維埃的經濟，在這裏僅只識字是走不遠的。我們需要大大地提高文化。需要人眞正能讀能寫，有東西讀，有報紙和宣傳的小冊子，要使這些東西得到正確的分配，到達人民那裏去，

己的利益吸引人民加入屠殺。資產階級的民主是爲多數人服務的這種信用，現在完全掃地了。我們的憲法，我們的蘇維埃，它對於歐洲是新鮮的，但是我們懂得它還是從一九〇五年革命底經驗起的，它是最好的鼓動和宣傳的例子，揭穿他們的民主主義底一切虛僞與假意。我們公開地宣告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統治——這組成我們的力量和我們獨立底泉源。

在人民教育領域內——也是一樣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愈加文明，撒謊愈加精細，它肯定說，學校可以站在政治之外，爲整個社會服務。

事實上，學校整個地變成了資產階級底階級統治的工具，它完全爲資產階級的精神所貫注，它的目的是給資本家以順從的奴隸和有用的工人。戰爭表明了，現代技術的奇妙作了殺戮成百萬的工人們及資本家在戰爭中大發其財的工具。戰爭的內部破裂了，因爲我們揭破了他們的虛僞，用眞實與之對立。我們說：我們在學校領域的事業也是推翻資產階級的鬥爭；我們公開地聲明，學校離開生活、離開政治——這是撒謊和虛僞。舊的資產階級文化之比較最有學問的代表們所宣佈的怠工是什麼回事？怠工比任何鼓動者，比我們一切的演說和幾千種小册都表現得更明顯，這些人認爲知識是他們的專利品，把它變爲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他們利用自己的學識，爲着破壞社會主義的建設，公開地出來反對勞動羣衆。

在革命鬥爭裏俄羅斯的工人們和農人們得到了自己的

❀ ❀ ❀

爲的建立社會主義，——你們說，——要有文明。很好。可是爲什麼我們不能首先在自己家裏建立這樣的文明底前提，比方趕走地主，趕走俄羅斯資本家，然後開始前進向社會主義去呢？你們在什麼樣的書本子裏讀到過，說通常的歷史規律底這樣的變相是不容許或者不可能的？

記得，拿破侖寫過：『ons, engage et puis…On voit，』用俄文意譯就是說：『首先應該進入嚴肅的戰鬥，然後再看。』我們就正是首先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裏進入了嚴肅的戰鬥，然後看見了這樣的發展底細則（從世界歷史的觀點說，這，無疑的，是細節），比方布列斯特的和約，或者新經濟政策以及其他。在現在已經沒有疑問，基本上我們得到了勝利。

『論我們的革命』（註）（一九二三），

同上，第二十七卷，四〇一頁。

❀ ❀ ❀

在我們所進行的鬥爭裏面的組成部份之一——是人民教育事業。我們可以拿完全的及公開的眞理和假仁假義及虛僞對立。戰爭明顯地表示了，這種『多數的志願』，資產階級用以掩護自己，戰爭表明了，少數金錢大王爲着自

（註）還是論蘇漢諾夫『記錄』的第二個註釋；這一段和前一段是由克魯普斯卡雅轉給『眞理報』編輯部的。

而在這樣的條件裏，即我們正是能夠實現這個『農民戰爭』和工人運動底同盟，關於這種同盟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論及普魯士問題時寫過的，認為同盟是許多可能的前途之一，假如是這樣的時候那又怎麼辦呢？

假如完全沒有出路的情況，加上工人農民十倍的力量，給我們打開了一種比一切其餘西歐各國不同的、另外一個建立文明之根本前提的過渡的可能，那又怎麼樣呢？由於這個，世界歷史發展底一般路綫是不是改變了呢？由於這個，在每個會要引進及已經引進於歷史世界底共同行程裏的國家內基本階級底基本的相互關係是不是改變了呢？

假如為着建立社會主義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不能說，這是怎樣一個一定的『文化水平』），那末為什麼我們不能首先從革命的方法取得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而然後，在工農政權及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往前走趕上別的民族呢？

『論我們的革命』（一九二三），同上，第二十七卷，三九九——四〇〇頁。

㊀ 說蘇漢諾夫的『記錄』，列寧是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說的，『記錄』的作者蘇漢諾夫也屬於這類，他以民粹派開始自己的活動，後來加入社會民主派，而末了陷入反蘇維埃反革命的組織裏去了。

＊　＊　＊

舉個例子，他們老說不完的那一篇套是他們在西歐社會民主派發展時所學得爛熟了的論證，就是說，我們沒有長大到社會主義，照他們裏面各色各樣『有學問的』先生們的說法，我們沒有社會主義底客觀的經濟的前提。却沒有一個人在腦子裏問問自己：但是人民遇到了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裏所形成的革命形勢，在自己沒有出路的狀況之下，能夠不投身到這樣的鬥爭裏，到給他開展一點機會替自己取得一些不大平常的條件以爲往後增加自己的文明的鬥爭裏去嗎？

『俄羅斯沒有達到可能有社會主義的這樣生產力發達的高度。』一切第二國際底英雄們，自然，蘇漢諾夫也在內，肩着這個定則到處跑，叫。這個無容爭辯的定則他們把它反復嚼成千來遍調子，他們覺得，這是對我們的革命估價時之決定的東西。

但是假如特殊的環境把俄羅斯，第一，放到那一切有點勢力的西歐各國都轉入了的世界帝國主義大戰裏，把它的發展放在東方革命之開始及部份地已經開始的境界上，

（註）這是從列寧『論合作社』那篇文章裏摘下的一段，說『沒有疑問的……我們是正確的』，列寧把無產階級底革命的實際和『從歐文起的老的合作主義者的計劃之空想』（列寧）對立，那些空想是『幻想着用社會主義和平地改組現代社會』（列寧）的。

是國際關係，不是爲我們在國際範圍的地位而鬥爭這個責任。但是假如把這點擱在一旁而只限於國內經濟關係，那末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眞的是文化主義啊。

在我們的面前有兩個劃時代的重要任務。這就是——改造完全不適用的及我們整個模仿從前時代的那副機械；五年鬥爭以來我們一點也沒有做到眞正地改造過，也不可能做到。我們的第二個任務是農民的文化工作。而農民裏面的文化工作，和經濟目的一樣，就正應該是合作式的。在完全合作的條件之下我們就能夠兩隻脚已經站在社會主義的地盤上了。但是這個完全合作的條件包含着這樣的農民文化在內（正是農民，這巨大的羣衆），這種完全的合作沒有整個文化革命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敵人不止一次的對我們說過，我們作蠢事，把社會主義移植在不夠文化的國度裏面。但是他們錯誤了，我們不是照所有學者們的理論所想的從那一端開頭，我們的政治的和社會的變革成爲了那種文化變革，那一文化革命之前身，我們現在畢竟是站在這個革命的面前。

現在我們有這個文化革命就很夠成爲社會主義的國家的，但是我們這個文化革命有不易相信的困難和純粹——文化的本身問題（因爲我們是不識字的），和物質的本身問題（因爲要文化，需要生產底物質工具之一定的發展，一定的物質基礎）。

『論合作社』（註）（一九二三），同上，第二十七卷，三九六——三九七頁。

產便會大大地縮短和輕易起來的。

N·列寧

『答覆專門家底公開信』（註）（一九一九），

同上，第二十四卷，一八五——一八七頁。

＊　＊　＊

沒有疑問的，從現代根本任務的觀點看來我們是正確的，因爲沒有爲國家政權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就不能實現。

可是你們看，既然國家政權已經在工人階級手裏，既然剝削者的政權被推倒了，一切生產工具（除開工人的國家自願暫時的和有條件的在租借地給剝削者的以外）在工人階級手裏，現在事情是怎樣變化了。

現在我們有權利說，合作社簡單的生長對於我們是和社會主義的生長一樣的（除上面所舉的『不多的』例外），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之根本的改變，這個根本的改變是，從前我們把重心放在，也應該是放在政治鬥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上面。現在重心改變到這樣，移到和平的組織的『文化的』工作來了。我準備好了說，我們的重心要移到文化主義上去，假如不

（註）沃隆尼時農村經濟學院教授杜揭爾斯基讀了『消息報』上列寧的演說，寫了一封『惡毒的信』，責備黨之不會利用專門家，列寧答覆如上。

拿一張床作短時間的休息嗎？不，兵士們和他們的隊長是有理的。

我們反對知識份子底一般的生活條件一下子降低到中等程度——由是，我們反對把他們的收入降到中等。但是戰爭使一切服從它，為着兵士們休息，知識份子應該擠一擠。這不是卑下的，而是正當的要求。

作者要求對知識份子以同志的態度。這是對的。這我們也要求的。在我們的黨綱裏恰好這個要求提的明顯、直接、確切。假如，另一方面，沒有黨派的或政黨的地對布爾塞維克仇視的知識份子也這樣明顯地對自己的同人們說出自己的要求：用同志的態度對疲憊不堪了的兵士們，對過於疲困的、痛恨多世紀以來的剝削的工人們，那時候體力勞動者和智力勞動者的接近就會大踏步地往前進的。

作者要求我們從我們黨及政府機關裏清出那些『沒有良心的偶然的同路人、貪污者、冒險家、拍馬屁的、強盜們』。

正當的求要。我們早就提出來了並且正在實行。『新腳色』在我們黨內我們不給他出路。代表大會甚至指定了特別的重新登記手續。被揭發的強盜、貪污者、冒險家，我們槍斃他，以後也將槍斃的。但是，為着清洗得完全些、迅速些，需要誠實的非黨的知識界幫助我們。假如他們組合一些本身彼此認識的人們，用他們的名義說話，號召着在蘇維埃機關裏正直的工作，號召着『為勞動兄弟服務』，（用公開信中的字眼），那末，新的社會構造底難

如果說，過高的工錢問題是爲着特別的、人工地挑選的一羣人，即是說這樣的一組人，他們從前由於一般社會的原因，沒有得過、也不能得到比較高的薪金。那末還可以揣擬到政府『收買』這一羣人的目的。但是現在問題是關係於幾十萬、假如不是幾百萬的人們，他們是常常得到較高的薪金的，那末怎麼可以，不陷於狂怒的衝動、對什麼都吹毛求疵的、將主張在一定時期必需降低、但總比中等工錢爲高的這個意思認爲是一種計策或者『侮辱』呢？

這不止是一般地完全矛盾的。作者自己就打自己的嘴巴，他敍述一件事，駐紮在學校的一個隊伍的隊長要求一個教授，一定要教授和教授夫人在一張床上睡覺，作者認爲這是最大的侮辱，極不恭敬的態度。

第一，既然知識界的人們願意有兩張床，丈夫和女人分開睡，是合法的願望（而它，無疑問的，是合法的），那末，爲的實現它就必需有比中等工錢較高的收入。寫信的作者不能不知道，『平均起來』每個俄羅斯的公民是沒有過一張床的！

第二，那個隊長在這件事上是否不對呢？假如沒有過粗暴、侮慢、揶揄、嘲弄的意思等等（可能有過，這應該懲辦），我重複說，假如沒有過這些，那末，據我看，他是對的。兵士們疲倦的很了，幾個月沒有見過床了，大概就是一般的舒服一點的睡宿處也沒有過。他們在異常困難、殆非人的條件下，保衞着社會主義共和國，他們沒有權種

事情不是這樣的。

工人們和農人們創立了蘇維埃政權，推翻了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現在很難得看不見，這不是布爾塞維克底『冒險』和『狂妄』，而是兩個世界的——歷史的時代之全世界性的交替底開始：資產階級時代和社會主義時代，資本家的議會主義時代和無產階級蘇維埃國家建設時代。假如一年多以前大多數知識份子不願意（一部份是不能）看見這個，那錯誤在我們嗎？

怠工由知識份子及官吏們開始，他們的多數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這種說法含着階級的鑒定、歷史的評價，它可以是對的或者不對，但是無論如何不能認爲是誹謗的言詞或者詈駡。工人們和農人們對於知識份子怠工的憤怒是不能免的，假如可以『責難』誰的話，那只是資產階級以及他的有意和無意的幫手。

假如我們『中傷了』『知識份子』，那應當把我們上吊。但是我們不僅沒有對人民中傷他們，而是用黨和政權的名義宣道教給知識份子以最好的工作條件之必要。我從一九一八年四月就這樣做了，假如不更早一點的話。不知道作者引證那一天的『消息報』，但是對於一個從事政治的，卽是說，用羣衆的、而不是用個人的觀點去分析現象的人，非常奇怪地聽到，彷彿堅持比較高的工錢一定是看不起的或者一般地是壞的意思想『收買』他們。讓尊敬的作者原諒我，但是，實在的，這提起了我想到『酸姑娘』那個文學上的典型。

的資產階級的合作者，這樣的共產主義者——是空談家，因爲，相反的，不能不利用他們。

現在實際的任務是這樣的，要使得那些被資本主義教育的反對我們的人們轉過來爲我們服務，每天都看着他們，在共產主義的組織的環境裏在他們上面設置工人的政治委員，每天制斷那些反革命的偏向，同時向他們學習。

我們，概而言之，有鼓動家、宣傳家，在異常困苦的命運裏鍛鍊出來的工廠工人或飢餓的農人底科學——教人以長時間支持、在鬥爭中堅韌的科學，這救了我們直到現在；這是必需的；但是這是不夠的，單憑這點是不能勝利的；爲着完全的和最後的勝利，還要拿取在資本主義裏面一切有價値的東西，拿取全部科學和文化給自己。

從那裏去取它呢？要向他們、向我們的敵人學習，我們先進的農人們，覺悟的工人們要在自己的工廠裏，縣鄉的土地部裏——向資產階級的農業家、工程師等等學習，佔有他們的文化底果實。

『蘇維埃政權底成功與困難』（一九一九），同上，第二十四卷，六七——六八頁。

※　※　※

信是惡毒的，又好像是誠懇的。想回答它一下。

據我看，作者畢竟多有了一點個人的衝動，這奪去了他從羣衆的觀點和從眞正研究的觀點去思考事變的能力。

照作者的說法是，我們共產主義者排斥了專門家，給他們加上所有的壞『帽子』。

們知道，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生長出來的，只有由它的殘餘才能夠建設共產主義，不錯的，是壞的餘留，但是別的就沒有。而那幻想着這種夢想的共產主義的人應該從所有的正經事業的集會裏趕出去而應把那些從資本主義底殘餘可以作事的人留在會場裏。這個事業底困難是很大的，但是這能得豐收的工作，任何專家應該尊重他，視爲技術和文化之唯一的遺產，沒有這，是一點什麼共產主義也不會有的。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五日在水運工人第三次全俄大會上的演說』，同上，第二十五卷，八一頁。

❊　❊　❊

……幾十萬人是不能摔掉的！假如我們棄掉他們，我們就會自己切斷自己的。我們建設共產主義只是由資本主義之所創造了的開始，沒有別的。應該是不去棄那些人們，而是挫折他們的反抗，一步一步的留心觀察他們，不作任何政治上的讓步，而沒有脾氣的人們每分鐘都被屈從着作這種讓步。文化人屈服於資產階級的政策和影響，因爲他們是從資產階級的環境及通過這個環境領受了自己整個的文化的。因此他們每步都顛躓失措，對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作政治的讓步。

有共產主義者說，不能墮入這樣的情況、讓手弄髒了，他應該有清潔的共產主義的手，他將用潔淨的共產主義者的手來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不利用那些可恥的反革命

知識，能把共產主義從現成的學會了的公式、意見、方案、規定、大綱變爲活生生的、聯結着你們的直接的工作，把共產主義變爲對你們實際工作的指導，你們乃能解決這個任務。

這就是你們在求學問、教育、提高整個青年一代的事業上所應該遵守的你們的任務。你們應當是幾百萬個共產主義社會底建設者中間之首先的建設者，任何的青年男子，任何青年女子都應該是這樣的建設者。

不吸引整批工農青年到這個共產主義的建設方面來，你們就不能建設起來共產主義的社會。

『青年團底任務』（一九二〇），同上，第三十卷，四〇九頁。

＊　＊　＊

以前的革命失敗了就因爲，工人沒有能用堅韌的專政保持住自己，沒有懂得，僅憑專政，僅憑暴力、威迫是維持不住的；只有取得進步的資本主義底文化的、技術的整個經驗，獲取所有這些人們來服務，才能夠站得住。當工人們第一次作管理事業的時候，用一種不友好的態度對付專家，對付資產階級，對付昨天還是廠主、賺了幾百萬的、壓迫了工人的資本家，——我們就說，——大概，你們中間的多數也會這樣說，——這些工人只是開始過渡走向共產主義去。假如可以由沒有浸染着資產階級觀點的專家建設共產主義，那未免太容易了，但是這種共產主義會是夢想的。我們知道，從天上是什麼也不會掉下來的，我

嗎？這難道是說。我們不應該會分別什麼是對資本主義之所必需和什麼是共產主義之所必需嗎？

在資產階級社會裏，違反多數人底志願而執行的嚴格的監督，我們代之以工人和農人底自覺的紀律，工農痛恨舊社會，同時有決心、有辦法、有準備為這一鬥爭把力量聯合及組織起來，使得由散漫的、分割的、在廣大國家範圍散佈的幾百萬和幾千萬人的志願建立一個一致的志願，因為沒有這種一致的志願，我們會不可免的遭受粉碎。沒有這種團結、沒有這種工農自覺的紀律，我們的事業就沒有希望。沒有這個，我們就不能戰勝全世界的資本家和地主。我們甚至不能鞏固基礎，更不用說在這個基礎上建設新的共產主義的社會了。

我們否認舊的學校，完全合法而必要地憤恨這舊的學校，尊重那摧毀舊學校的準備心，同時我們應該了解，在舊的教學、舊的讀死書、舊的嚴格監督上面我們應該善於採取所有人類知識之總和，而且要這樣的採取，使得你們對共產主義不是怎麼讀書學會的。而是你們自己思考得來的，是從現代教育底觀點看去為不可避免的結論。

這就是當我們說到學共產主義的任務的時候，所應該提出的基本任務。

『青年團底任務』（一九二〇），同上，
第三十卷，四〇三——四〇八頁。

＊　＊　＊

在你們的面前有建設底任務，只有獲得所有的現代的

共產主義的口號就夠了。這是不能建設共產主義的。只有用人類所成就的一切知識的寶藏以豐富自己的記念，乃能成爲共產主義者。

我們不需要唸死書，但是我們需要用基本事實的知識以開發及成熟每個受教育者底記念，因爲共產主義會變成空爐、變爲空招牌，共產主義者將會只是簡單的吹牛皮的，假如不把所有在他意識裏所得到了的知識反覆研究一下。你們應該不僅領會它們就得了，應該這樣地領會，能批評地對它們，使得那種不需要的廢物不停滯了自己的智慧、而用一切事實的知識去豐富它，沒有這些知識就不能作爲現代有學問的人。

假如共產主義者想用共產主義吹噓自己，根據他所得到的一些現成的結論，不用一番最嚴肅的、最艱苦的、大的工夫，不分析淸楚那些他應該批評地對付的事實，這樣的共產主義者將是很可悲惨的。這樣的居高俯視，睥睨一切的態度將是絕對有害的。假如我知道，我知道的少，我會要達到知道的多些，但是假如有人說，他是共產主義者，他什麼結實一點的東西也不需要知道，那末他是絲毫也不會像一個共產主義者的。

舊的學校製造了一些對於資本家必需的僕役，舊的學校由科學的人物作成了一些應該爲迎合便利資本家而寫文章及說話的人們。這是說，我們應當去掉它。但是假如我們應去掉它，假如我們應摧毀它，這難道是說，我們不應該從它那裏採取所有人類所積蓄的對於人們是需要的一切

沒有一點不加以注意的。所有由人類的思想所創造的，他再加以研究、批評、在工人運動中審查，而作出那些結論來，是爲被資產階級的框架所限制、或囿於資產階級的成見的人們所不能作出的。

這是當我們，比方，談論無產階級文化的時候應該注意的。不明白地了解，只有確切地通曉那人類整個發展所創造的文化，只有重新研究、改造它乃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不了解這點，我們是不能解決這個任務的。

無產階級的文化不是從不知來向的什麼地方跳出來的，不是自稱爲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們底一種虛構。這都是瞎說。無產階級的文化應該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底壓迫之下所成就的知識底貯蓄之合乎法規的發展。

所有這些大小路徑曾經引向了、現在也引向着、並且繼續地引向到無產階級的文化，正如由馬克思所重新研究了的政治經濟學之給我們顯示了，人類社會應該向那裏去，指示了到階級鬥爭的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底開始。

我們不少次地在青年代表們中間、在一些新教育底辯護者中間聽到對於舊的學校的攻擊，舊學校是唸死書的學校，聽到了這些話的時候我們對他們說，我們應該採取舊學校裏的好的東西。

舊學校裏青年人的記憶負担着無窮數量的知識，十之九是不需要的，十之一是歪曲的，這是我們不應該取的，但是這不是說，我們可以限於共產主義的結論、只學會些

需要的、多餘的、死的知識，把它們裝滿一腦袋，將青年一代變爲適應於官僚底公共的格式。但是你們會作成一個大的錯誤，假如試作這樣的結論說，不通曉人類知識之所積纍，可以成爲共產主義者。那是會錯誤的，假如這樣想，只要通曉了共產主義的口號，共產主義科學底結論就夠了，用不着獲得那一個知識底總和，而殊不知這些知識底歸結就是共產主義本身。

怎樣從人類知識底總和而出現共產主義，這樣的模範就是馬克思主義。

你們讀了的也聽見過說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共產主義的科學，主要地由馬克思所創造的，這個馬克思主義底學說，不復是一個人底、雖然是天才底、十九世一個社會主義者底作品了，這個學說成了全世界幾百萬和幾千萬無產者底學說，他們在自己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應用這個學說。

假如你們提出這樣的問題：爲什麼馬克思的學說能夠抓住最革命的階級底幾百萬和幾千萬顆心——你們可以得到一個答覆：這是因爲馬克思憑藉了在資本主義之下所征取的人類知識之堅實的基礎；研究了人類社會發展底規律之後，馬克思懂得了引向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底發展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他得助於精通着以前科學之所付予的一切，只是根據着對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之最確切、最仔細、最深刻的研究而證明這個道理。

所有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他批評地重新研究了，

百萬人，青年男女，在這樣學習共產主義之後將自稱爲共產主義者，這對於共產主義事業只有鉅大的損失。

這裏在我們面前有一個問題，我們究竟要怎樣配合這些以學習共產主義呢？我們應該從舊的學校、從舊的科學拿取些什麼呢？

舊的學校聲明，它要培植各方面有學識的人，它一般地教授科學。我們知道，這是透頂的虛僞，因爲整個社會之建立及維持，在於人們分爲階級、分爲剝削者和被壓迫者。自然，整個舊的學校，完全爲階級精神所薰陶了的，把知識僅只給了資產階級底子弟們。它的每一個字是爲着資產階級底利益而擬造的。

在這些學校裏面工人們和農人們底年青一代，與其說是教育了他們，不如說就是爲着那個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帶引了他們。把他們教育得、爲的替資產階級培植着有用的僕役，能給他以利潤，而同時不妨礙他的安寧和遊閒。因此在否認舊的學校時，我們提出任務，從它那裏只攝取那對於我們達到眞正共產主義教育之所需要的東西。

現在我說到經常聽見的、不少引到完全不正確的說法的一些對於舊學校的非難和責備。有人說，舊的學校是教書的學校、丘八式的學校、唸死書的學校。這是眞的，但是總得會分別出來，在舊的學校裏對於我們那些是壞的和那些是好的，要會選擇它裏面對於共產主義之必需要的東西。

舊的學校是教書的學校，它強迫着人們學會一大批不

識的總和。可是這樣一個共產主義研究的定義未免太粗疏不充分了。

假如共產主義底研究僅只在於領會那在共產主義的書籍和小册子裏之所敘述的，那我們就太容易得到共產主義的博覽家或吹法螺的了，而這往往給我們以危害與損失，因為這些人在共產主義的書籍和小册子的敘述裏學會了的及讀過了的，將會是不能把這所有的知識聯系起來的人們，也不會如共產主義所眞正要求的那樣行動起來。

舊的資本主義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最大的惡毒和不幸之一——是書本子和實際之完全的隔離，因為我們有書本子，在那上面寫得極其漂亮，而這些書本子，大多數是最可惡的假仁假義的虛偽，它謬妄不實地給我們描寫了共產主義的社會。因此簡單地學會着在書本上所談的共產主義，將會是極不正確的。

現在在我們的演說和文章裏面沒有只簡單地重複着從前的關於共產主義的談論，因為我們的演講和文章聯系着每天的及各方面的工作。沒有工作，沒有鬥爭，從共產主義的小册子及作品裏得到的共產主義底書本子的知識，一個錢也不值得，因為那會是繼續着理論和實際之間的老的破裂（脫節），這個老的分裂構成了舊的資產階級社會之最可惡的特點。

還有更危險的是，假如我們僅只開始學會一些共產主義的口號，假如我們不及時的了解這個危險，假如我們所有的工作不是為的避免這個危險，那末現成的五十萬或一

準備——一切，在共產黨員領導之下進行，都是爲着無產者，爲着工人，爲着勞動農民。

『俄共（布）第九次大會。中央報告』（一九二〇），同上，第二十五卷，一〇六頁。

＊　＊　＊

我們只有從舊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那一個總積的知識、組織和建樹，在人類的力量和資財那個貯蓄上面乃能建設共產主義。只有根本地改造教學事業，改造組織及青年底教育，我們乃能做到，使得青年一代努力底結果是建立社會，不同於舊的，即是共產主義的社會之建立。

因此我們要詳細地研究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教些什麽及青年應該怎樣學習，假如他眞正願意對共產主義的青年這個名稱而無愧，及怎樣準備他，使得他能夠完成我們開始了的事業。

我應該說，第一個，好像是最自然的答覆是，青年團和所有一般願意走向共產主義的青年應該學習共產主義。

但是，『學習共產主義』這個回答太一般化了。爲着學習共產主義我們又需要些什麽呢？爲着取得共產主義底知識我們應該從一般知識的總和裏面揀取些什麽呢？這裏對於我們有許多的危險，只要學習共產主義的任務提得一不正確，或者這個任務被了解的太偏狹的時候，這些危險就常常發現出來。

自然，初一看就會想到，學習共產主義——這是領會在共產主義的教科書、小册子及著作裏面所說明的那些知

產階級的專門家看出，他沒有出路，回到舊社會去不可能，而他只有和共產主義者在一道才能作自己的事，這些共產主義者並列地站着，領導着羣衆，得羣衆底絕對的信用，而往那個方向走，——使得資產階級科學、技術底果實、千年來文明發展底果實不爲利用這個爲着分配和發財的小羣人所享受，而爲全體勞動者所享有。

任務——極大的、困難的，完全地解決它，需要有幾十年！而爲得解决它要建立一種這樣的力量，這樣的紀律，同志的紀律，蘇維埃的紀律，無產階級的紀律，它不僅只生理（肉體）的地壓得碎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者，而且整個地捉住他們，叫他們服從自己，使他們在我們的路軌上走，爲我們的事業服務。

『蘇維埃政權底成功和困難』（一九一九），同上，第二十四卷，六六——六七頁。

✽ ✽ ✽

……爲着勝利，應該懂得舊的資產階級世界底最深的歷史，爲着建設社會主義，應該取得技術，取得科學並且爲較廣大的人羣而使用它，然而除開從資產階級那裏，沒有地方去取得它。這一個根本問題應該凸出地提出，應該提作經濟建設之主要的任務。我們應該用那些從我們所推翻的那個階級出身的人們的幫助治理事業，那些人們爲自己階級的成見所浸養，我們應該把他們改教過來。同時我們應該從自己階級的隊伍裏選錄自己的管理人員。我們應該用整個國家的機構，使得教育機關、校外教育、實際的

階級的科學與技術（直到現在只是少數人所享有的）聯系起來的任務，我再說一遍，是困難的任務。這裏一切事業在於組織，在於勞動羣衆先進階層底紀律。假如在俄羅斯，在成百萬被忘却的、黑暗的、完全無能力獨立建設的、多世紀以來被地主壓迫的農人，假如在他們的旁邊沒有城市工人這個先進階層，對於他們是了解的、接近的、有信用的，農人相信他和自己的工作人一樣，假如沒有這個組織，能團結勞動羣衆及感悟他們，對他們解釋，說服他們以取得全部資產階級文化歸自己這個任務底重要性，——那共產主義的事業會是沒有希望的。

『蘇維埃政權的成功及困難』（一九一九），同上，第二十四卷，六八頁。摘『論利用專家問題』之一段。

❀ ❀ ❀

有人會說：列寧不主張暴力而推舉精神的影響！但是那是蠢的想法，以爲僅憑暴力可以解決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事業上組織新科學與技術的問題。瞎說！我們，黨，人們，在蘇維埃工作的這一年來學會了一些東西的，不會這樣蠢笨，並且將警戒羣衆使他們不陷到那裏面去。利用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社會底整個機構——這樣的任務要求着不僅只勝利的暴力，它要求着，比這還多些的，組織、紀律、羣衆中間的同志的紀律，對其餘所有人民之無產階級的影響之組織，新的羣衆環境之建立，在那個環境裏資

這個反抗及引導資產階級和他的技術人員們到我們方面來服務。而他們的知識，他們的經驗和勞動對於我們是需要的，沒有他們這些，就不可能真正取得由舊的社會關係所創設及仍然是社會主義之物質基礎的那種文化。

『關於蘇維埃政權目前任務的報告』（一九一八），同上，第二十二卷，四八七頁。

❀ ❀ ❀

自然，勞動者沒有治理的經驗，但是這個我們不怕。在勝利的無產階級面前打開了土地，現在成爲全民所有的了，他會能在社會主義的原則上組織新的生產與消費。從前全部人的智慧，全部他的天才創造了的，只是給一部份人以技術和文化底一切福利，而奪去別的人們之所最需要的——教化和發展。現在一些科學底神妙，一切文化的征取成爲全民所享有，從此以後人的智能和天才永遠不會用到那些強暴底工具、剝削底手段上去了。我們知道這點，——難道爲着這個最偉大的歷史任務不值得工作、不值得付予所有的力量嗎？勞動者們是會完成這個鉅大的歷史工作的，因爲在他們裏面藏着有革命、再生與復興之睡着的偉大的力量。

『全俄蘇維埃大會，閉會前的結論』（一九一八），同上，第二十二卷，二二五頁。

❀ ❀ ❀

…將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的文化、和資產

在世界所有的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內都聯結着極端卑鄙的、異常骯髒的、禽獸地殘忍粗暴的關於婦女的法律、關於結婚和離婚、私生子和『正生子』之不平等、男子有特權、對婦女輕視和侮辱的法律。

『蘇維埃政權和婦女的地位』（一九一九），同上，第二十四卷，五一八頁。

資本主義窒死了、壓抑了、傷損了工人們及勞動農人們中間大批的天才。這些天才在需要、貧困、對於人的個性與人格之侮辱的壓迫底下喪亡埋沒了。現在我們的責任要會找出來這些天才及把他們放到工作上去。在黨週內加入的新黨員，無疑地，多數是沒有經驗的和在管理國家的事業上也是不會的。但是同樣無疑地，這是社會階層中最忠實、最誠懇和最有才能的人們，資本主義把這些社會階層人工地埋在下面，把他們變成『下等』人，不給他們升到上面去。而他們的力量、新鮮、直爽、鍛鍊（強硬）、誠懇比別的人多。

『莫斯科黨週總結與我們的任務』（一九一九），同上，第二十四卷，四九一——四九二頁。

❀ ❀ ❀

…左派共產主義者的批評家可笑地責備我們，說我們的策略不是引導他們到共產主義去，而是後退了。是的，我們在統計及檢查方面是落後了，因爲曾經很困難地征服

我的手…

『不正之音』——這是涅克拉索夫自己這樣稱他的自由主義——阿諛諂媚的罪過。而史徹德林無情的嘲笑了自由派並且用這樣的一句話給他們永遠加上了印記：『適用於卑鄙』。

這一句考語用之於舍別特夫們、格勒德斯古耳們和其他㊀『路標』派的人們是怎樣的陳舊了呵！現在問題並不在於這些先生們適應了卑鄙。這算什麼！他們自己發明，自己同調一致，從新康德學派㊁及其他時髦的『歐洲的』理論出發，建立了自己的『卑鄙』理論。

『再一次對民主的討伐』（一九一二），第十六卷，一三二——一三三頁。

❀ ❀ ❀

教育、文化、文明、自由，——一切這些華美的字眼

㊀ 也許格勒德斯古耳，和米留可夫及其黨羽會不贊成的，他們和『路標』辯論過。是的，但是他們仍然是路標派的人。

㊁ 新康德學派是發生於十九世紀下半的哲學派別，研究康德並從康德出發，目的在調和舊的學說和新的要求、否認形而上學及和康德一道承認我們的認識之相對性。哲學的主要任務在批評及認識論。

是怎樣一個可恥的場面！——最好的民粹派裏面的民主派會這樣說。是怎樣一個可以得到教訓的場面！——我們補充說。它是怎樣能喚醒那些感情地看民主問題的人們，它是怎樣能鍛鍊民主裏面一切活的和有力的東西，而無情地掃除那些腐敗的、老太爺——奧步洛莫夫式的幻想！

對自由主義失望，這對於有過時候曾經醉心於它的人是很有益處的事。而誰願意回憶俄羅斯自由主義底許久以前的歷史，誰就在自由主義者卡維林對民主主義者車爾內舍夫斯基的態度上已經看得見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底卡德黨對俄國民主主義羣衆運動的態度之最確切的模樣。自由派資產階級在俄國『找到了自己』，或者，正確些說，找到了自己的尾巴。現在不是民主主義在俄國找到它的頭的時候了嗎？

特別不能忍耐的是有時看到舍別特夫、司徒魯威、格勒德斯古耳、伊自戈也夫以及其他的各位卡德黨的兄弟們抓着涅克拉索夫、史徹德林等人的衣裙。涅克拉索夫，自己是軟弱的，動搖於車爾內舍夫斯基和自由主義者之間，但是所有他的同情是在車爾內舍夫斯基這方面的。涅克拉索夫就因爲那種個人的軟弱彈了些自由主義的阿諛的調子，但是就正是他自己傷心地哭了他自己的『罪過』並且公開地懺悔了。

我沒有拿琴作買賣，但有的時候，
當頑強的命運威嚇着，
琴上不正之音扭着了

✿ ✿ ✿

涅克拉索夫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時候嘆息說：

…會不會來這樣的時候兒
（來吧，來吧，心願的！），
那時候人民不把步柳赫爾，
也不把愚蠢的君主，
而把柏林斯基和果戈里
從市場上捧了出來呢？

俄羅斯老民主主義者之一向心願的『時候兒』來到了。作買賣的不作麥子生意了，開始作較為有利的買賣——民主主義的廉價的小册子。民主主義的書本子成了市場上的食品。

柏林斯基和果戈里的思想，使得涅克拉索夫——以及俄羅斯一切正直的人敬重這些作家們的——全俄羅斯都被這種新的市場上的文學所養育了…

…怎樣的『不太平』！——自認為有學問的、而其實是骯髒的、可惡的、肥胖的、自滿的自由派的豬喊叫起來了，當他看見了這個『人民』眞的從市場上捧着…柏林斯基給果戈里的信。

而老實說，這——只是『知識份子派頭』的信——『路標』只在洛桑諾夫，諾沃弗列門次和安多尼——沃冷斯基這些人如雷的掌聲下宣佈着。

『知識份子』的情緒。從一八六一到一九〇五年最廣大的人民羣衆反對在整個俄羅斯生活制度裏農奴制的殘餘之反抗和鬥爭底歷史，顯然的，是『完全一團糟』。或者，照我們的那些聰明而有學問的著作者底意見，也許柏林斯基在給果戈里信中的情緒是和農奴底情緒無關的吧？我們的論說底歷史也和人民羣衆對於農奴制度底壓迫底殘餘懷着憤恨無關吧？

『莫斯科公報』經常的證明了，俄羅斯的民主，就算從柏林斯基開始吧，並不是表示廣大人民羣衆爲爭取那被農奴制度所破壞的人民底起碼權利而鬥爭的利益，而只是表示『知識份子的情緒』。

『路標』和『莫斯科公報』的大綱在哲學上、在論說上，都是一樣的。但是在哲學上自由派的叛徒肯說出一切眞實話，揭開整個自己的綱領（向唯物主義及用唯物主義說法的實證主義宣戰；恢復神祕主義及神祕的世界觀），而在論說裏他們左右支吾、打圈子、耍滑頭。他們脫離了民主底最基本的理想，脫離了最起碼的民主的傾向，可是裝着樣子，只和『知識份子的派頭』分裂。自由派的資產階級堅決地從保護民權轉到保護那些反對人民的組織方面去了。但是自由派的政客們願意保存『民主』這個名稱。

就是這個戲法把柏林斯基給果戈里的信和俄羅斯論說底歷史作弄了一番，還在作弄着不久以前的運動底歷史。

『論「路標」』（一九〇九年），同上，第十四卷，二一八——二一九頁。

察阿代也夫、弗拉第米爾·索樂維也夫、陀思妥也夫斯基——『一點也不是知識份子』。第一類人——傾向底領袖們，『路標』和它拚死命地交戰。第二種人『不倦地主張』『路標』之所主張的，但是『人們沒在聽他們，知識份子在他們的身旁走過去了』，『路標』的序言上說。

讀者從這裏已經可以看見，『路標』不是攻擊『知識份子』，這只是人工的、混淆事實的一種說話的方法。攻擊的全綫是反對民主、反對德謨克拉西的世界觀。而既然那個自稱爲『民主立憲』的黨底思想的領袖們不便於把事物的眞實名稱叫出來，於是從『莫斯科公報』上借用着術語，他們不是拒棄民主，——（這是多麽無價值的誹謗！）——而只是拒絕『知識份子的派頭』。

柏林斯基給果戈里的信，『路標』稱之爲『知識份子的情緒之熱烈的和經典的表示』（五六）。『我們的論說歷史，從柏林斯基以後開始，在生活的理智意義上——完全是一團糟』（八二）。

是的，是的。反對農奴法的農奴底情緒，顯然的，是

●『路標』——論文集（伯爾也夫、蒲耳加可夫、格生松、司徒魯威等人的）論俄國的知識份子的——一九〇九年春在莫斯科出版。集子出世後，全體反動的報章極力稱讚之。『新時代』熱烈地恭維叛徒司徒魯威和蒲耳加可夫，利用他們重新劇烈地中傷着革命和革命者。列寧這篇文章意在揭破『路標』之反動的本質。

的問題上不止一次地指出來過的，這就是，學生子們——是比民粹派大大地更忠實地、更可靠的遺產底保存者。他們不僅不拒棄遺產，而相反的，他們認爲的主要任務之一，是駁斥那些羅漫蒂克的和小資產階級的危懼心理，使得民粹派在很多的和很重要的點上拒絕啓蒙運動者底歐洲理想。但是自然『學生子們』之保存遺產不是像記錄保存者保存老的紙張那樣的。保存遺產——還並不是限於遺產，而在於保護歐洲主義之一般的理想上，『學生子們』把在我們的資本主義發展內所含的矛盾的分析和用上面所說的特別的觀點對於這一發展的估價聯系起來。

『我們拒絕那一種遺產』（註）（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同上，第二卷，三三〇——三三二頁。

❊ ❊ ❊

極其自然的，站在這個觀點上，『路標』❶不倦地打擊『知識份子』底無神論而用絕大的決心和十全不缺地努力恢復宗教的世界觀。極其自然的，將作爲哲學家的車爾內舍夫斯基消滅之後，『路標』要消滅作爲論說家的柏林斯基。柏林斯基、多布洛柳波夫、車爾內舍夫斯基——『知識份子』的領袖們（一三四，五六，三二，一七及其他）

（註）『我們拒絕那一種遺產』是列寧反對民粹派的許多文章裏的一篇。所謂『學生子』（或『小學生』）是指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的社會民主派底代表們。

的資本主義的問題，但是是意味着資本主義之反動性而決定的，因此不能整個地攝取啓蒙運動者底遺產：民粹派一般地經常反對願意使俄羅斯歐洲化的人們，從『文化一致』的觀點出發，他們之所以反對，不僅因爲他們不能限制於這些人的理想（如果是這樣的戰鬥却是正義的），而是因爲他們不願意在現有的，卽是資本主義的文明發展裏走那樣遠。『學生子們』決定俄羅斯的資本主義這個問題，意味着它的進步性，因此不僅能夠，而且應該整個地接受啓蒙運動者的遺產。啓蒙運動者，在自己特別注意的對象上，沒有劃分出來居民的一個階級，他們說的不僅是一般的民衆，甚至是一般的民族。民粹派曾願意代表着勞動底利益，沒有指出在現代經濟系統裏一個一定的人羣；事實上他們常常站在小生產者的觀點上，這種小生產者是被資本主義變成爲商品生產者的。『學生子們』不僅拿勞動底利益作爲標準，而且指出來資本主義業務中十分確定的經濟的人羣。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傾向，從自己的志願內容上看，符合於由資本主義所創造及發展的階級底利益；民粹派的內容符合於在現代社會別的階級裏面佔中間地位的小生產者，小資產階級底利益。因此民粹派對『遺產』之矛盾的關係（態度）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民粹派底見解之本身內容底必需的結果；我們看見了，啓蒙運動者見解底基本特點之一，是熱烈地希望俄羅斯之歐洲化，而民粹派，始終是民粹派，怎麼也不能完全贊成這個希望。

因此我們終於得到這樣的結論，我們在上面各個部份

成了『國內土耳其人』和反抗專制橫暴的人民底戰場。喊口號：『打倒專制！自由萬歲！』，這是一方面。刀砍、鞭笞、馬踹人——這是另一面。警察和哥薩克，無情地打了所有的人，也打了每一個人，不分男女老少，對沒有武裝的人們得到了勝利而慶祝着……

難道我們讓他們慶祝嗎？

『示威的開始』（一九〇一年），
『列寧全集』，第四卷，三四五——三四七頁。

❀ ❀ ❀

啓蒙運動者相信現有的社會的發展，因爲看不見它本來固有的矛盾。民粹派害怕現有的社會的發展，因爲他已經看出這些矛盾。『學生子』相信現有的社會的發展，因爲他看見較好的將來之保證，只有在於這些矛盾之充分的發展。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傾向因此想要支持、加速、便易走這條路的發展，去掉妨礙及阻撓這一發展的一切障礙。民粹派，相反的，想要擋住、阻止這一發展，恐怕某幾種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會消滅去。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傾向的特性，可以說是歷史的樂觀主義：讓這樣前進的事業更遠更快的前去就更好。民粹派，相反的，自然會引導到歷史的悲觀主義去：事情是這樣前去的更遠就更糟。『啓蒙運動者』根本就沒有提出改良時代發展性的問題，單只限於反對改良以前的制度之殘餘的戰爭，限於否認爲俄羅斯之歐洲式的發展而掃淸道路的任務。民粹派提出了在俄羅斯

明顯的表示。

在哈爾可夫由於學生的事所引起的示威變成了眞正的巷戰，參加的不只是學生們。去年的經驗對於學生們不是枉然的。他們看見了，只有人民的、主要是工人的擁護才能保證他們的成功，而爲着得到這種擁護，他們應該不僅爲學業（學生的）的自由而鬥爭，而應是爲全體人民自由、爲政治的自由。哈爾可夫學生組織的聯合蘇維埃在自己的十月宣言裏已經率直地說出來了這個意思。就是彼得堡、莫斯科、基也輔、里加和奧得薩的學生們，從他們的傳單宣言上看，也開始懂得了，當人民處在毫無權利的奴隸狀態下面而談什麼學業的自由，是『沒有意思的幻想』。在莫斯科，王諾夫斯基將軍的卑鄙的說話，否認他曾經在什麼時候允許過什麼的『諾言』；在彼得堡偵探的空前的無恥（在電汽學校捕住一個學生，想奪去他從派遣人手中收到的一封信）；雅洛斯拉夫的警察在街上及在警署裏野蠻地痛打學生，——所有這些以及其他成千的事實激怒了鬥爭，鬥爭而又鬥爭以反對整個專制政治的制度。一大碗的忍耐由於哈爾可夫獸醫們的行事給盛滿、給溢出來了。第一班的學生們請願辭退拉格馬克教授，控告他對業務取官樣的公式的態度、難堪的粗暴、直到把課程大綱對準學生的面上擲去！政府不分解事實，用開除整個班的學生出學校作答覆，並且揑造說，學生要求自己任命教授的權利。於是全體哈爾可夫的學生起來了，決定了舉行罷課和示威。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二日哈爾可夫在這一年中第二次變

故居城市驅逐出去。巴什布祖基的兵士控告他給我們壞的影響，——演說者用一切即使只有一點一滴的向光明與自由的要求的俄國人的名義說，——但是，我們聲明，這是好的影響。俄皇的衛兵們祕密地胡做非為，可是我們把他們的無禮胡鬧公開出來。在我們國裏，為保衛較好的生活權利的工人挨打，在我們這裏，對橫行無忌表示反抗的學生挨打，在我們這裏，一切正直的和勇敢的說話被壓抑！——工人參加了的示威遊行以一個學生底莊嚴的宣言終結了：『横暴者必倒台，偉大的、自由的和有力的人民會站起來的！』

在莫斯科的車站裏有幾百學生等候着高爾基來到，吃驚的警察在路上車箱裏把他逮捕起來，禁止他（置預先曾特別給予了的允許於不顧）進莫斯科，逼迫他從尼時戈洛玆基鐵路一直上庫爾斯克鐵路去。因高爾基被逐而起的示威沒有成功，但是十八號，沒有任何準備發生了一個不大的、學生們和『不相關的人們』（如我們的大臣總長們所說的）的示威運動在省長將軍署的門前，原因是十一月十七日紀念N・A・多布洛柳波夫去世四十週年的晚會被禁止了。專制政權的代表在莫斯科被人們吹着口哨哄走了，對於這些人們也和對於所有俄國受過教育及有思想的人們一樣，這位熱烈地仇恨橫暴及熱烈地期待人民暴動反對『國內的土耳其人』——反對專制政府的作家是貴重的。莫斯科學生組織的執行委員會在自己的十一月二十三號的會報上正當地指出了，這個沒有準備的示威是不滿和抗議之

兩個星期以前我們紀念了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六日在彼得堡的卡桑坪舉行的，在俄羅斯第一次社會——革命的遊行示威底二十五週年，並且指出了過去這一年開始時示威運動之巨大的高漲。我們說過，示威者應該提出比『土地與自由』（一八七六年）更加確定的政治口號。——比『取消臨時法規』（一九〇一年）更加廣泛的要求。這種口號應該是**政治自由**，這種全民的要求應該是**要求召集人民代表**（會）。

現在我們已經看見，示威遊行為了許多不同的原因在尼時尼，在莫斯科，在哈爾可夫各地重新發生着。興奮的情緒到處增長着，而把它聯結成為一個洪流去**反對**那到處橫行、壓權與強迫的**專制**政治是日益需要了。在尼時尼七月七日舉行的不大的、但是成功的示威運動是給馬克辛孟。高爾基送行所引起的。歐洲有名的作家，他所有的武器就是——正如尼時尼城示威遊行的演說者所正當地說的——言論（文字）自由，專制政府不經審判與調查把他從他的

論文化與文化遺產

國家，這各民族兄弟般地親密團結一致，爲建立自己富裕的、和平的、民主的、幸福的、愉快的、文化的生活的國家，這堪稱爲人類文化堡壘與燈塔的國家，橫遭野蠻血腥的法西斯蒂希特勒盜匪的侵略，託爾斯太底故居被蹂躪，舍甫青科、契訶夫、柴科夫斯基…底紀念被踐踏，無數文化珍寶被摧殘，無數文化成果被毀滅——法西斯蒂本來是文化底敵人，因爲『一提到「文化」就要作嘔』（戈培爾語），而『知識份子是民族的廢物』（希特勒語），摧殘文化自然成爲他們的主要任務。但是全蘇聯的人民已經像一個人似的站起來了，他們在列寧—斯大林黨底領導下，以無比的英勇和忠誠，保衞自己的祖國，保衞本國的（不僅本國的）文化，决心於最短期間內驅逐希特勒匪徒和其同帮出蘇聯國土，和一切民主國家共同努力，以期澈底消滅法西主義。我們，全世界愛好和平、正義，尊重文化、藝術的人們，預祝蘇聯擊潰法西主義的勝利，深信戰後的世界是和平的、自由的，人民的生活是幸福的、愉快的，而文化是繁榮昌盛的。在今天肩負着反法西斯蒂強盜這個任務特別重的蘇聯，在戰後建立和平、民主、自由、幸福、文化生活時所盡的使命也將特別大——我們在戰前已經看見它的努力和成績了。

讓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爲人類進步，爲和平服務吧！

列寧關於文化革命的教義是會永遠勝利的！

一九四二年八月

救到了社會主義文化的前綫。莎士比亞和普式金，莫利哀和奧斯特洛夫斯基，羅貝•得•危加和高爾基都用基爾基兹、楚伐史、喬治亞、塔季克……的語言得到現實的演出。烏克蘭和加薩哈的歌劇，以古詩人魯斯達維里為名的喬治亞戲院……至最近更增加了西白俄羅斯、西烏克蘭、卡勒里亞——芬蘭共和國、波羅的海的三個共和國和莫爾達維與北布科文納許多新的人民和他們的文化與藝術，在整個蘇聯家庭裏得到俄羅斯及其他民族之兄弟的帮助而繁榮茂盛起來，多民族的蘇聯眞是文化藝術之盛大的花園！

在國際舉行的音樂比賽，蘇維埃的年青的提琴家和鋼琴家不只一次的得到世界的優勝記錄。

喬治亞共和國美術家的創作在莫斯科等處展覽時得到成千成萬觀者的欣讚，在那些絕妙的畫布上表現出高加索布爾塞維克組織的歷史和人民底賢智的領袖，被壓迫者底導師，全體進步人類底朋友——斯大林底革命的生平。

普式金的百年忌日，舍夫青科的一百二十五歲生辰，名古詩『伊果爾王討伐記』的七百五十年紀念，『蒙虎皮的武士』（魯斯達危里名詩）七百五十年紀念，基爾基兹人民史詩『蒙納斯』之譯誦，卡爾牟克人民史詩『章加爾』的五百年紀念，亞美尼亞史詩『沙森達維德』的一千年紀念，……這些都證明蘇聯各民族文化藝術之豐富，蘇聯人民對自己歷史文化之重視，列寧—斯大林黨底民族政策之成功。

現在蘇聯——這科學、技術、文化、藝術蒸蒸日上的

月）那篇文章裏寫過，『十月革命結束着舊的、資產階級——解放的民族運動，開了新的世紀、工人和農人、被壓迫民族底社會主義運動，反對一切，——即是也反對民族的壓迫，反對『自己的』和別人的資產階級政權，反對一般帝國主義』、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黨出版社，一九三四，五五頁）。

爲社會主義內容及民族形式的藝術而鬥爭，經過了長期的、艱苦的道路，而得到了偉大的驚人的成功。

在廣大蘇聯遙遠的邊疆，許多民族在過去不僅沒有自己的戲院，甚至從來沒有看見過戲劇的表演，現在都有自己的很好的戲院。

吉里雅基人和薩莫耶德人，阿渣人和烏茲別克人，韃靼人和加薩哈人……都有了他們自己的戲院。在埃利斯特——從前是一片荒土，現在是加爾牟克的首都，在梯拉斯波爾——莫爾達維的首都，在許多別的少數民族共和國的城鄉都有了他們自己的語言的戲院。僅在烏茲別基斯坦就有五十個以上的戲院；烏茲別克的哈孟自國立戲院，烏茲別克歌戲院……——都是得到了蘇聯獎章的。

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二個民族共和國的戲院、音樂、繪畫到全蘇聯的首都——莫斯科來舉行自己的『藝術旬』，給首都人士、黨政中央表演他們的成就，而這些成就都是非常偉大的，都證明着，在全蘇聯大家庭內，過去是落後的許多民族，現在他們的文化和藝術已經提得非常高了。

列寧—斯大林黨的民族政策將那些過去落後的民族提

好。在高爾基的回憶裏引列寧關於貝多芬的商籟奏鳴樂的說話：『我不知道比「阿巴雄納塔」（A passionata）還有更好的音樂，我準備好，每天聽它。奇妙的、非人間的音樂。我常常自豪地，也許，天眞的、孩子氣的，想：你看我們人能夠做出怎樣神妙的東西來。』

和列寧在外國僑居的同志們述說，爲着聽一個鐘頭好的音樂，他有時甚至停止工作，可是平常他的親近的人勸他稍微休息一下，却很難得到他的同意。

列寧終身注意着一切文化的成就，無情地批評着文化工作的缺點。一九二一年列寧寫過一篇文章『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的任務』，在這篇文章裏說到提高文化的任務是最迫切的任務之一。

一九二三年在『日記頁』上列寧說過：『當我們亂談無產階級文化及它和資產階級文化的關係的時候，許多事實獻給我們一些數目字，它們表示着，在我們這裏，甚至資產階級的文化也是很微弱的。這對於那些在「無產階級文化」九霄雲外飛翔着的人們是一種可怕的警告和譴責』（『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三八七頁）。

列寧從來沒有視無產階級國家底文化只限於俄羅斯文化。還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裏他在『論說者日記』上寫着一個需要研究的題目：『怎樣使得別的民族，特別是今天以前受大俄羅斯壓迫的民族走到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方面來』（『列寧全集』，十一卷，八頁）。I.M•斯大林在他的『十月改革和民族問題』（一九一八年十二

他也反對生活之粉飾，庸俗地——傷感的反映。

『我和他還到戲院去看過契訶夫的「文舅舅」。他喜歡。最後一次我們到戲院去，已經是一九二二年，去看狄更思的「灶上的跳虫」。

『第一幕過後伊里奇已經覺得乏味，狄更思的市儈的感情刺激着神經，看到製造玩具的老人和他的瞎子女兒談話時，伊里奇忍耐不住了，在演的中間還未閉幕時就走了。』（克魯普斯加雅：『關於列寧的回憶』，一九一——一九二頁）

同時列寧對眞正新的探討是表同情的 。 高爾基回憶說，伊里奇『關於超中央主義談的頗有興趣』。認爲那是戲劇藝術之特別形式。

『這裏有一種諷刺的或懷疑的態度對付那種通常認可的東西，有把裏面翻過來的意向，稍微歪曲一點，表現出通常的反邏輯主義。有點取巧，但是——有趣味』（高爾基，『M•I•列寧』）。

盧那卡爾斯基也引過列寧的談論，說『地方蘇維埃、工會及社會輿論應該維持值得維持的實驗戲院』。

關於列寧對美術的興趣，盧那卡爾斯基、克魯普斯加雅、高爾基及許多有過幸福爲列寧畫像的蘇聯美術家——N•安得列也夫、I•蒲洛茨基等都述說過。

列寧曾是極深刻的劇戲底觀者，極留心的美術底賞鑒者，極深入洞察的音樂底欣賞者。

列寧在寫給他 母親的一封信 裏說到他對於音樂的愛

產階級的成份。他們有時事實上把「無產文化」的領導抓在自己的手裏。未來派、頹廢派和馬克思主義敵對的唯心派哲學的擁護者，最後便是簡單的失意人，從資產階級的論說——新聞業及哲學出來的人們』(『關於「無產階級文化」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眞理報』)。列寧相信，『無產文化』的工作不能幫助眞正的自己學習和自己發展，而關於這些之必要，在黨綱上都說到了的。他憤懣於『事實上離共產主義很遠和仇視它的美術家們及哲學家們，自己宣稱是眞正無產階級的、精通了無產階級文化的人們，妨礙了工人們走向自由的及眞正無產階級創造的大路上去』(『關於「無產文化」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眞理報』)。

『關於「無產文化」的信』在建立蘇維埃藝術上有鉅大的意義，因爲在黨的正式文件上明顯地說出了對於在藝術裏反現實主義的傾向之嚴厲的否認。

這封信重覆了列寧所憂慮着的蘇維埃藝術落到了形式主義者和未來派底極精褻的意思。在關於校外教育的第一次大會上(一九一九年)列寧說過：『……許許多多最妄誕無稽的怪面孔拿出來當作是新的東西，在純粹無產階級藝術和「無產階級文化」的姿態底下搬出來一些超自然的和不規則的東西』(『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二七六頁)。

不僅在他的理論觀點裏，而且在審美趣味裏，列寧是現實主義藝術之熱心的守護者。他到莫斯科藝術戲院去的次數特別多，他非常重視這個戲院。他不接受未來主義，

是純粹的『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文化』提出過庸俗——唯心論的理論，和列寧的關於文化革命的教義對立。『無產文化』機關刊物『無產階級文化』在一九二〇年的第十三——十四期內宣言：『在文化問題內我們是急速的社會主義者』，『應該指出我們和資產階級的過去完全絕緣』。他們不吸引知識界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而『無產文化』的理論家普列特厄夫提出理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建設『只能由無產階級本身，從無產階級出身的科學家、美術家、工程師的力量』（普列特厄夫論文：『在意識形態戰綫上』，一九二二年二七一號『眞理報』）。

把意識和生活混而爲一這種庸俗的見解，在所有『無產文化』理論家的論述裏都看得出來。他們認爲無產文化者只有不離開工人地位的乃能成爲無產階級文化眞正的創造者。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這封信揭穿了所有這些理論之反動性、反馬克思主義性。還是一九一〇年反動時代，列寧反對後來成爲『無產文化』理論家的波格達諾夫時，曾經說過，波格達諾夫這一派人用談論無產階級文化的語句掩蓋他們和馬克思主義的鬥爭。

列寧用極大的注意觀察『無產文化』這個組織的活動。他找出了時間去參加他們的晚會，他很高興，革命後工人們喜歡去看戲劇的表演。但是他也很好地知道，在『無產文化』的組織裏『侵入了一些社會的異己的成份，小資

對戲院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是法令的第八條關於國家對戲院的津貼，假如戲院有益及有藝術價值時：

『戲院中央局有權給各自治戲院以某種戲劇節目的指示，使得戲院接近人民羣衆及他們的社會主義的理想而不妨礙戲院底藝術價值。』

在這裏卽含有年青蘇維埃國家藝術發展的大綱，它實現着恩格斯所說的『美妙思想』，——思想上深刻和藝術上明朗的藝術。

這個法令不僅付予監督戲院之權，同時也及於馬戲、露天遊藝及民衆娛樂節目，『從參加者的觀衆看，這是民主的措施，特別需要淸洗那些不健康的成份及其節目之藝術的提高』。

列寧對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領導的其次一個階段是聯共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的一封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在『眞理報』上發表的，那是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列寧在共產靑年團第三次大會上演說文化問題之後不久的事。

在大革命之前產生的『無產階級文化』爲工人的組織，宣佈自己對政府的人民教育部是獨立的。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之下，『無產階級文化』這個組織繼續保存其獨立，可是現在是對蘇維埃政權獨立了。

這一『獨立』的立場是從波格達諾夫的文化理論出發的，它認爲『無產階級文化』是『純粹階級的』組織，至於人民教育委員會是許多不同階級之政治的組合，而並不

『……你們所謂絕對自由的說法只是一種虛僞。矯飾。在以金錢勢力作根基的社會裏面，在勞動羣衆貧困及小羣闊人怠惰寄生的社會裏面，不可能有實際的和眞正的「自由」……本來這個絕對自由是資產階級的或者安那其主義的一句空話（因爲在世界觀上說，安那其主義是翻一個裏子的資產階級性）。在社會裏生活着而脫離社會自由起來，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的作家、美術家、演員的自由只是假面具的（或者是虛僞地裝飾的）倚賴於錢袋子，於收買，於豢養的』（『列寧全集』，第八卷，三八九頁）。

在全俄教育及社會主義文化工作人員大會（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上的演說裏列寧說過，布爾塞維克『很自豪的，第一次給了印刷物以脫離資本家的自由，他們第一次在巨大的國度內創立了刊物，它不倚賴於一小羣闊人與百萬富翁，——它整個爲着反對資本的鬥爭的任務，而我們的一切是應該服從這個鬥爭的』（『列寧全集』，第三十四卷，四二三頁）。

列寧在執行文化領域內的布爾塞維克政策之堅決性配合着他的通權達變，估計到各該歷史階段之一切具體的特點。這在執行戲院國有時尤其看的明顯。列寧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簽名於國有的命令上，只是在極大的準備工作之後，在許多事先設備之後。

戲院國有這個法令對於工人階級底藝術發展有鉅大的意義。

用全力發展爲軍隊服務的戲劇及其他表演，工農國防蘇維埃決定：

一、蘇俄公民不分性別與年齡，凡屬於演員及戲劇工作人員之數的，應精確的登記，以便可能用他們的職業爲紅軍的前方和後方服務』（『戲院紀事』第二十號，一九一九年）。

這一個決定在吸引大批戲劇工作人員以滿足革命之文化的需要上，起過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戲院還是私有的時候，在戲劇工作者們還沒有從資產階級的成見下面解放出來的時候，他們還在爲『純藝術』而鬥爭，經過戲院以執行工農政府的志願曾是困難的。

由於列寧的指示，人民教育委員會裏的戲劇部開始作國有戲院之愼重的準備。

經常注重廣大羣衆的教育工作的列寧，在革命之初年，卽極其注意電影事業。

一九一九年八月裏列寧簽名公佈一個關於『電影營業及工業交人民教育委員會管理』的決定。

列寧要求電影成爲有思想的、增加知識的藝術，他恨着資產階級電影之下流、庸俗、傷感等口味。

列寧不喜歡那種粉飾生活的藝術。在他的談論裏，經常指出，時常粉飾的趨向是資產階級藝術之特點和缺點。

列寧肯定着藝術的黨性，常嚴厲地反對那種關於在資產階級社會裏『知識份子自由』的談論，還是在一九〇五年他寫過：

認爲這是格林加、柴科夫斯基、莫索爾格斯基及其他俄國音樂文化上天才者底戲院。羣衆藝術學校的青年學生們反對歌劇，反對『歐根·奥厄金』，列寧和他們辯論，贊成『歐根·奥厄金』這個歌劇。他知道，過一個時候蘇聯會產生出自己的瓦格內耳、自己的格林加、柴科夫斯基的。

和在俄國文學裏一樣，列寧給予在俄國戲劇裏的現實主義的傾向以高的估價。因此他深刻地譴責那些視『莫斯科藝術戲院』爲『古董底死的碎屑而已』的『左派』空談者。『假如有我們無論如何要援救和保存的戲院，——那，自然是MXAT（莫斯科藝術戲院）』，——列寧對盧那卡爾斯基說。對於列寧，藝術戲院是高爾基底戲院，契訶夫底戲院，公衆的——進步的知識界底戲院。他曾關心MXAT，當它再不能作爲私人企業而存在時，列寧幫助了它成爲國立的戲院。

在革命的初年，一切國立戲院在國家直接監督之下並保持着高度的藝術水平；但是許多私立的和各地方的戲院還處在中央戲院組織底影響之外。

各區各地方的戲院從一九一八年春開始歸市區所有，到秋季時一切省區和地方戲院都屬當地蘇維埃管理。

一九一九年四月由列寧簽名，工農國防蘇維埃會發佈一個命令，統計演員及戲劇工作人們：

『爲着調整紅軍底前綫及後方部隊之文化教育工作並

戲劇、遊藝、展覽會等等，既然會推行到鄉村去——而爲着這個應盡一切力量去做，——必需利用着以爲共產主義的宣傳，或直接地，即是經過它們的內容，或用它們和演講及開大會配合』（『聯共黨（布）決議』，第一卷，三六〇頁）。

在這次大會上所通過的黨綱也提出了一個任務『打開一切藝術寶藏使之接近勞動者，這些藝術珍寶是在剝削他們的勞動的基礎上創立的及直到現在單只在剝削者的支配下面』（『聯共黨（布）決議』，第一卷，三三四頁）。在這裏看得出列寧政策之英明。

黨及工農政府對戲劇藝術之珍重小心的關係，最明顯看得出的，是和『大戲院』的關係。當全國燃料缺乏的時候，大戲院消耗大量的燃料等於火車頭、病院、電站、工廠所需要的。在國內戰爭及疫病流行等困難條件下，人民委員蘇維埃會議上曾提出關閉大戲院的問題。

列寧從來不因臨時的困難而失去歷史的遠景，在提出這個問題付表決之前，指出這種觀點之不正確處。他說了戲院的作用和意義，指明把資產階級藝術底遺產交到公文保存所去，爲時尚早。

大戲院沒有關門。對戲院注意愛護，列寧沒有把舊的戲劇藝術拜物化。他對它取着批判的態度。在大戲院裏他看見了一段『純粹地主的文化』（盧那卡爾斯基底回憶）。他不贊同大戲院底貴族的豪奢的色調，但是他常常自豪，

人類在歷史上所創造的一切偉大的和才能的東西。

列寧簽名的，人民委員蘇維埃『關於保存藝術珍寶及古物』的法令幫助了對於知識份子的爭取。

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上所發表的法令裏說了，不保存有特殊藝術及歷史意義的物品，有使人民文化珍寶遭受損失的危險，犯者將受革命法律最嚴厲的制裁。

就在這一九一八年內人民委員蘇維埃會頒佈由列寧簽名的關於設立社會主義底偉大的事業家、作家和詩人、哲學家和科學家、美術家、製曲家和演員底紀念碑像的法令。在應立紀念者的名單上，和馬克思及斯巴達克、熱列博夫及伏利耶、托爾斯泰及薩爾特可科夫．舍德林的名字在一排的有姬卜林斯基及伏魯伯里、莫索爾格斯基及叔本．康米沙耳熱夫斯基及莫察洛夫。

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大會上關於黨綱的報告內列寧說：『我們已經在動搖的知識份子中間獲得了巨大的轉變……經過這些動搖中間有着一條最結實的路綫：反革命——割斷它，文化的——資產階級的機械——利用它……我們經過這些動搖將要在蘇維埃工作人員隊伍裏得到文化知識者的階層，而割斷那些繼續擁護白黨的成份』（『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一四四頁）。

在建設新生活的困難條件之下列寧對藝術付予重大的任務。就正因此在黨第八次大會的決議裏寫着：『電影、

無可以代之的東西。同時那將要生長的新的，也會失掉去文化的綫索……

烏笠基米爾•伊里奇注意地聽完我的話，回答了，叫我就拿住這個路綫，只是不要忘了贊助那種在革命影響下所產生的新的。新的在開始的時候會是軟弱的，在這裏不能單引用一種美學的批評，不然，舊老的，比較成熟的藝術將阻礙着新的發展，而舊的本身雖然會生變化，可是如果新的年輕的現象的競爭愈少衝擋，舊的老的便變化得愈緩慢……

那末，我們這樣總結起來，——我說——舊藝術裏面一切或多或少的好的，保存起來。藝術不是死的博物館式的，而是活動的——戲劇、文學、音樂應該受到某些不粗暴的推動，使之向迅速的進化方面，迎接新的要求，對新的現象應以選擇的態度處理之。不讓它從事強佔。讓它有可能用現實藝術的成績取得日益顯著的地位。在這一■上多少幫助它一些』（盧那卡爾斯基，爲節爾沙文著『亞歷山大舞台時代』作的序言，列寧格勒國立文學出版部，一九三二）。

根據盧那卡爾斯基的話，列寧同意了他的說法並且向他提議，把這個觀點在廣大羣衆的會場上、論文及演說裏普遍宣傳出去。

列寧的小心地保存過去遺產的要求使得藝術知識界一部份優秀的人改變了自己對新政權的態度。這些知識份子看見了，無產階級革命帶來新理想的世界，但同時保存着

有忘記藝術。在命令裏、決議裏、文章裏、演說及對在藝術部門內工作的黨員提供的意見裏，充分的表現了列寧的明智，他對勞動羣衆的愛，對提高文化和接近民衆的藝術之關心。

蘇維埃政權在其成立的第一個月卽非常注意和關心到文化問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列寧頒佈一個命令：設立關於教育的國家委員會：主席，書記，十五個部門的代表，其中之一爲藝術部。盧那卡爾斯基担任人民教育委員長時，向戲院提議研討它們和蘇維埃政權合作的形式。

一九一八年九月在人民教育委員會內設立戲劇部以領導國內戲劇工作。該部的工作大綱裏說：『本部因國家及社會根據社會主義的改造，目的在於建立新的戲院。』

列寧知道，戲院的反動份子盡情地作破壞工作。但是當一九一八年『普羅文化者們』極力要求取消亞力山大戲院，認爲它是『反動藝術的巢穴』時，列寧却堅决地反對普羅文化者們的觀點。關於這個問題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內列寧不止一次的和盧那卡爾斯基談過話。*

盧氏寫道：『我告訴烏拉基米爾·伊里奇， 我將用一切力量以求保存國內所有的好的戲院。』我又補充說：『自然，現在他們所演的戲是舊的，但是一切骯髒的東西我們馬上給清刷出去。觀衆，而正是無產者，很樂意到那裏去。這些觀衆和時間本身能逼迫着甚至是最反動的戲院漸漸地改變的。我想，這一改變會相當的快。在這裏來一個直接的破壞，我認爲是危險的：我們在這個領域內還毫

「靜下去」了，莫知所措，可是後來明白了，我的道路只有和布爾塞維克在一起。』

十月革命二十週年時聶米洛維秩——丹青科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發給藝術戲院以列寧獎章的會上發言中，指出了最好的俄國戲院在革命前常被解散和遭受危機的情形。他說：『當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到來了的時候，戲院沒有馬上接受它，沒有能夠整個的、藝術的和精神的，抓住革命所帶來的巨大的任務。』

革命把戲院從絕路裏拔出來了，偉大的理想使他生長了翅翼。

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二十餘年以來蘇聯的戲劇藝術獲得了巨大的成績。最好的戲劇文化被小心地保存着、養育着。莫斯科『藝術戲院』、『小戲院』、『大戲院』……都得了獎章，戲劇界的知識份子成爲了社會主義建設之積極的參加者。

革命在戲院的面前揭開了空前的遠景，理想的新世界，給了它以新的觀衆。列寧很知道，改造戲院和整個藝術——非常複雜的意識形態——的過程是不能自發的發展下去的。『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不應當袖手旁觀，讓混亂現象隨便發展下去。我們應該完全有計劃地領導這個過程，並且鑄成它的結果』（蔡特金：『關於列寧的回憶』，三三頁）。

在內戰艱苦的時代，當國內國外的反革命企圖縊死年輕的蘇維埃俄羅斯，當黨和破壞及飢餓作鬥爭時，列寧沒

明出來，我們也站在「現在文化的最高峯上」。我有勇氣聲明自己是「野蠻人」。我不能夠承認超印象主義、未來主義、立體主義以及一切什麼「主義」的作品是美術天才之最高的表現。我不懂得那些。我從那些東西得不到一點愉快』（蔡特金：『關於列寧的回憶』）。

列寧要求，蘇維埃國家的藝術應該是現實的，爲廣大羣衆所明瞭、所理解的。列寧要求，藝術不僅是屬於人民的，而且是爲人民所明瞭、所愛好的。他知道，革命『產生從民衆裏面出來的天才，他們將建立人民的藝術，這種藝術能夠創立出來美，無限量地超過一切的美，而在過去只能幻想而已』（盧那卡爾斯基）。

列寧對於現實主義的人民的藝術的幻想，一天天在生活裏實現了。這一幻想成爲賢智的斯大林在藝術領域內的政策之基礎。斯大林加深了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及人民的藝術底大綱。蘇聯藝術的一切成就，要感激列寧—斯大林在藝術領域的政策。

甚至許多老的藝術界知識者優秀的代表沒有明瞭社會革命之偉大的文化的目的和任務。不久以前，名演員I．M．莫斯克文㊀誠懇而正確地自己承認了：『我很高興接待革命。但是當開始無情地破壞舊的生活時，我庸俗地

㊀ I.M.Moskwin莫斯科藝術戲院名演員，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

他不接受那種粉飾生活、用模糊表現以代替眞實的反映的反動的浪漫主義（在這一點上很有趣的想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反動的浪漫主義也是這樣的態度）。

列寧喜歡英勇的浪漫主義裏那種反抗和憎恨之爆發的力量，它的改變世界的意向。因此在第二次出國時，在巴黎，伊里奇很喜歡讀雨果底詠四十八年革命的詩『Chatimenfs』（『懲罰』）。

這些詩是那時雨果在被逐時寫的，祕密地運入法國的。這些詩裏面有許多樸質的誇大狂，但是在那裏面仍然感覺得革命的思潮』（克魯普斯加雅：『關於列寧的回憶』）。

正因爲列寧的理想的藝術是最現實的，他堅決地排斥未來主義之一切的表現，但是列寧敏銳地觀察藝術界知識者的進化，注意了並重視過瑪雅科夫斯基的反對過去積習的詩。大家都記得列寧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在五金工人代表大會上作『關於國際及國內情形』的報告時對於瑪雅科夫斯基所作『開會迷』那首詩的稱讚。

列寧也反對過『寫生的顚倒』。『美的應該保存着，拿它作模範，根據它出發，甚至假如它是「舊的」』。他又說：『爲什麼我們要對眞正美的背過臉去，拒絕拿它作爲往前發展的出發點，僅僅因爲它是「舊的」呢？爲什麼應該在新的面前低頭拜服，好像在上帝面前似的，僅僅因爲它是「新的」呢？這沒有意思，完全沒有意思！這是有許多虛僞，自然是對於在西方統治的美的時髦之一種不自覺的崇拜。我們是好的革命者。但是我們感覺得，一定要證

他說，許多人誠實地相信，麵包和耍技可以克服現在時代的困難和危險。麵包——自然！至於看耍技——我也不反對。但是不要忘記，雜耍技藝，這不是真正大的藝術，而是多多少少好看的玩藝。不要忘記，我們的工人和農民一點也不像羅馬的流氓無產階級。我們的工農不要國家給養，而是自己用自己的勞動以維持國家。他們「作了」革命，保護革命事業，流許多的血，遭無數的犧牲。真的，我們的工人和農民值得比雜耍大一點多一點的東西。他們得到了享受眞正偉大藝術的權利。因此我們首先推動最廣泛的人民教育。它為文化創造基礎，——自然，要在麵包問題已經解決這個條件之下。在這一基礎上應該長出來眞正新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的藝術，它會創造出適合於其內容的形式來』（蔡特金：『關於列寧的回憶』）。

這一新的、共產主義的藝術，列寧所想的是深刻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在所有藝術的珍寶裏，列寧只重視那種世界之現實的描寫提高到一般的典型性和社會的重要性的作品。在文學方面——就是託爾斯泰、格爾岑、普式金、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龔察洛夫、車爾內舍夫斯基、薩爾特科夫、舍德林、契訶夫、高爾基，在戲劇方面——就是莫斯科藝術戲院。

但是對於確切地肉化幻想於現實的列寧，英勇的浪漫主義也是接近的。『在僑居外國艱苦的年頭他在失眠的夜裏讀着維爾哈恩』，克魯普斯加雅在回憶裏這樣說。同時

地位。

大家都知道列寧所說的大俄羅斯覺悟的無產階級之民族的自豪的感覺。『我們愛自己的語文和祖國，我們多多地努力工作，使得它的勞動羣衆（即它的十分之九的居民）站起來，到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底覺悟的生活去』。

但是列寧指出了民族文化之階級性：

『……在每一種民族文化裏面有兩個民族文化。有普利史克維支，古秩可夫及司徒魯威的大俄羅斯文化，也有用車爾內舍夫斯基和普列哈諾夫爲表徵的大俄羅斯文化。在烏克蘭，在德國、法國、英國、在猶太人等等也各有兩種文化。』

列寧的這個民族文化的了解在斯大林的著作裏得到天才的繼續，在他關於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底文化的論述裏，在他的使蘇聯各民族文化繁榮這種賢明而有效的政策裏，都看得出來。

列寧曾不倦地關心着藝術，他保護着過去藝術之最好的，用各種方法贊助那些在革命底影響之下發生的新的萌芽，無情地批評、駁難那些敵對的理論。當有人拿原始的或形式主義的歪曲品當作無產階級藝術的模範時，他憤怒着、心惱着。『我們中間的某人，——我不記得是誰，——蔡特金回憶說，——說起藝術及文化界的某些觸眼的現象，用「時刻的條件」解釋其來源。列寧堅决的反對這種說法。

的生活，而這種科學、技術、藝術——在專們家的手裏，在他們的腦子裏』（『列寧全集』第二四卷，六五頁）。

列寧堅决地和波格達諾夫底『無產階級文化』計劃這一不正確的理論作過鬥爭。他不斷地揭穿了卑鄙的托洛茨基否認社會主義文化有存在之可能的理論。他無情的揭穿了布哈林的反革命的說法，這個說法的本質是肯定資產階級底『文化的自主』和『文化對政治獨立』。

列寧說過，文化革命的過程是要最廣大的人民羣衆參加乃能實行的。

K．蔡特金在她的回憶裏說，列寧認爲『對文化革命之最重要的東西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時候就已經有了：這就是覺醒，羣衆對文化的要求。生長着新的人，他們是由新的社會制度產生的，而又是建立這個制度的』。

『成百萬的男女，屬於各個民族和種族的以及立在各種文化程度的階段上的——他們現在都努力願意前進，往新的生活前進。在蘇維埃的面前有鉅大的任務．它應該在幾年、在十年之內還淸許多世紀的文化債』（蔡特金：『關於列寧的回憶）。

列寧對於文化革命的了解非常寬廣。它包括社會生活的一切形式，對於列寧，道德、習慣和法權是（也不能不是）文化之最重要的因素。

在馬克思主義裏關於文化的學說，民族文化佔特殊的

指出在以人剝削人爲基礎的社會裏，文化發展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因爲不僅是一般的勞動，而且『一切所謂高等勞動——智力的、美術的等等——變成了買賣的對象，於是失掉了它自己原有的光彩』。

馬克思告訴我們，只有無產階級革命能使藝術走到繁榮的路上來。列寧說過，只有無產階級通過階級鬥爭的火光能帶來全人類的無產階級文化的意識。列寧經常指出過，『革命可以解脫出來一切被桎梏的力量，並且將這些力量從深的下層趕到生活的表面上來……在以私人財產爲基礎的社會裏，美術家爲市場而生產商品，他需要買主。我們的革命把美術家從這些極其散文式㊀條件的壓迫底下解放出來了。革命使蘇維埃國家成了他們的保護者和定貨者』（蔡特金：『關於列寧的回憶』）。

列寧把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這一問題，緊緊地和利用過去文化遺產的問題聯系起來。

在一九一九年有一次演說裏，列寧說：『……拿潰碎的資本主義是吃不飽的。要拿取資本主義所留下來的一切文化，而從它建設社會主義。要拿取一切科學、技術，一切知識、藝術。沒有這個，我們就不能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㊀ 此字係用以和『詩意』一字相對的，意思是計較錙銖、沒有眞正藝術的意味。

正確的擔模，但是說一致，那就荒唐』。

列寧在他的理論著作裏也屢次說到基礎與上層建築，說到必須有物質的前提以發展文化的問題。還是在一八九八到一九〇〇年時列寧熱烈地和『人民之友』辯論過：

在西方『要求多些。爲什麼呢？——因爲文化高些。但是什麼是這個文化的物質基礎，除非是資本主義的技術發達，商品經濟和交換增長，它使得人們彼此更多次的接觸，它破壞許多個別地方之中世紀的獨立與單一性……

……「人民之友」一點也不注意類此的「小事」，因爲他們「簡單地」用文化或者一般複雜的生活來說明這事，而且他們甚至不問這一文化和這一複雜之物質的根源』。

列寧引伸馬克思論基礎與上層建築之相互關係的提綱，在『俄羅斯資本主義之發展』一書內引了一個文化影響經濟的例子。

『……在農民資產階級的手裏匯合着商業資本（借錢出去用地皮作担保、購買各種食品及其他）和工業資本（土地買賣而有僱傭工人等等）。這兩種資本形式那一種將發展起來，那一種將衰落下去，要看周圍的環境，看亞洲式的生產被排擠得多些或少些以及在我們鄉村裏文化的傳播而定。』

馬克思在分析『精神文化』的現象時，常常着重指出它的階級性來，馬克思證明了，在階級社會裏（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常常是統治階級底意識。他稱許資產階級進步的作用：爲發展文化建立了物質的前提；但是他同時

所作的一樣』（『恩格斯，馬克思』，聯共黨（布）中央的出版社，一九三七年，二二頁）。

馬克思曾屢次注意到社會生活和意識覺悟之相互關係的問題，從各種觀點去看它，詳細地研討、探究自己關於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學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一般生活之過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評』）。

在寫給安厄科夫的信裏馬克思說明一種意思：『人，執行着社會的關係，和他的物質生產力是適應的，這種人也創造出思想和概念，卽是那種社會關係之抽象的、思想的表現』。

馬克思曾揭穿了唯心論者史它爾赫關於物質生產勞動及思想勞動的相互關係之虛僞的說法。馬克思寫過，史它爾赫看物質的生產不是根據歷史的觀點，『自己掘去脚底下的地基，而只有站在這個地基上乃能明瞭到統治階級底思想意識之組成部份，和那一個社會系統底自由的（或『細練的』）精神的生產。他除掉一般的、沒有內容的句子之外，沒有可能再往前走。而這些關係並不如他所想的那麼簡單。比方，資本主義的生產仇視精神生產的某些部門，如藝術與詩卽是』（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

列寧經常指出馬克思論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學說是辯證法。他堅決地否認社會意識和社會生活在哲學上庸俗的混一。『社會意識——列寧寫過，——反映社會生活——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反映可能是被反映者之差不多相近的

序言

無產階級國家——蘇聯從建國之日起卽開始了爲新的、社會主義的文化而鬥爭。在文化問題上，也和在整個馬克思主義上一樣，『列寧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實和正統的學生，完全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但是列寧不僅僅是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奉行者。他同時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的繼續者』（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九版，二六三頁）。

馬克思對於文化之唯物的了解是從他關於社會、自然、歷史之唯物論學說出發的。……『馬克思闡發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這個規律直到最近在唯心論的積層底下隱藏着，簡單的事實，人首先必得吃、喝、住和穿衣，然後才能夠去從事於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因此，直接的物質生活資料之生產以及民族或時代之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形成一種基礎，從這基礎上發展着國家機關、法權的見解、藝術、甚至那些人的宗教觀念，因此，那些事應該從這個基礎上得到解釋，而不是相反的，和直到現在

譯者的話

這本書是莫斯科『藝術』出版社於一九三八年編印的，目的是想給讀者認識一下列寧關於藝術和文化問題的言論——文章、演說、片段——選入了全集的，但在本書內不是嚴格地照全集的卷數、年代等次序，而是根據兩個主題：『文化和文化遺產』及『藝術問題中的黨性』來選編的。第三部份——列寧的命令和指示，可作為上兩部份的補充，也可看出列寧在藝術和文化問題裏所執行的完整性和原則。

附錄裏採入幾段接近列寧的人們對於他的回憶，並從盧那卡爾斯基所著『列寧與文學問題研究』一書中摘錄幾段。

本書原有伏萊德金納一篇『引言』，現在略加删補，收入本書，作為中文譯本的序言。

馬列主義關於文化藝術問題的理論的書在中國有系統地介紹及出版的還很少。我想，這個選本對我們的讀者是有裨益的，因此翻譯出來。（內中『託爾斯泰像俄國革命底一面鏡子』是瞿秋白同志舊譯，見『海上述林』，茲鈔入，不重譯。）

目　次

譯者的話 …………………………………………(1)

序言 …………………………………………(2—26)

論文化與文化遺產 ……………………………(27—92)

藝術底階級性和黨性 …………………………(93—141)

列寧論文化與藝術

編譯者：　蕭　三
出版者：　讀者出版社
發行者：　讀者出版社
定　價：　七　元

一九四三年四月出版

列寧論文化與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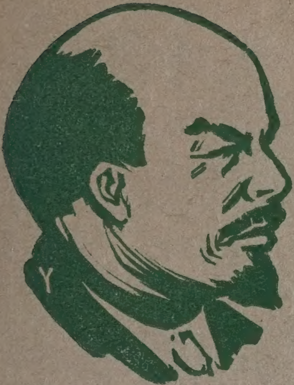
蕭三編譯

（上）

列寧論藝術與文化（上）正誤表

頁數	行數	字	誤	正
2	從下數第7行	8—11	這個規律	（去掉）
2	從下數第6行	4	，	的
8	從下數第5行	4	、	——
9	從上數第7行	4	f	t
9	從上數11行	4.5	措施	事業
32	從上數第4行	從右數1.2	限制	局限
38	從下數第5行			加（原註）二字
41	從下數第6行	句前	人們	我們這些人
59	從下數第8行	4.5	求要	要求
72	從下數13行	1—9	不能不容許站在一切	不能、不容許站在整個
81	從上數5，8行		——	十
82	從下數第7行	從右數1	鄰	憐
86	從下數第6行		Bunb	Bund
87	從上數第4行	從右數4	、	，
95	從下數第9行	6—8	和那些	（去掉）
132	從下數2，4行		拆散	破壞
132	從下數第5行	從右數2-4	「安排着」，	「安排好了的」新制度
134	從上數第7行	7—8	理由	根據
136	從上數第6行	8—21	對他們的答覆……只有鄙視	除鄙視外，有別的方法答覆他們的。
138	從下數第9行	從右數7.8	故事	事故
140	從上數第1行	從右數7	推	推進
140	從上數第4行	12	氣	（去掉）
140	從下數第5行	7-9	[illegible]的好	有了一些好的

Duplicate 9399



列寧論文化与藝術

（上）

蕭三編譯

讀者出版社出版